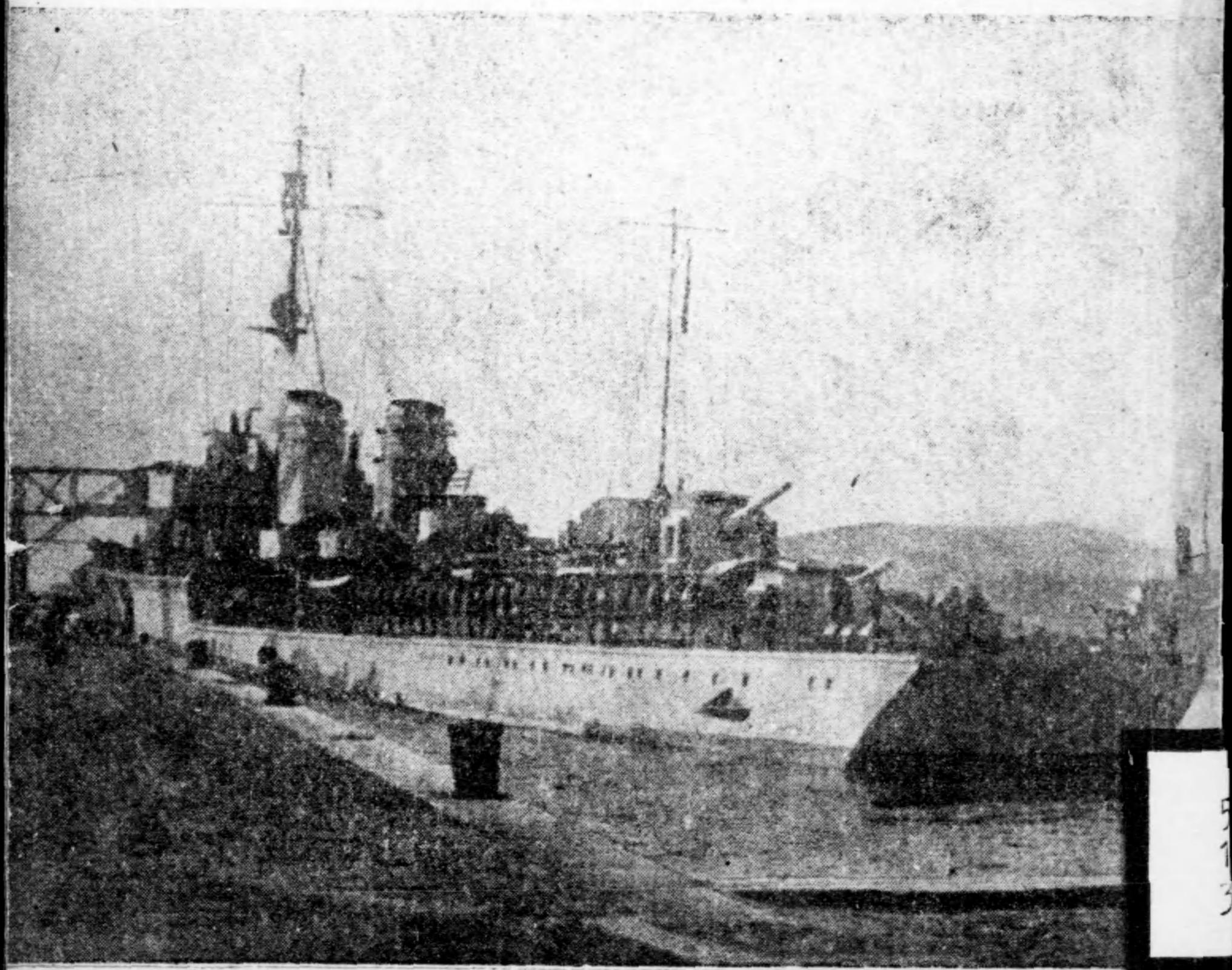


戰事知識叢書之四

軍艦



197.6
198
3

戰事知識叢書之四

軍艦

趙璧 歸心



3 1763 8533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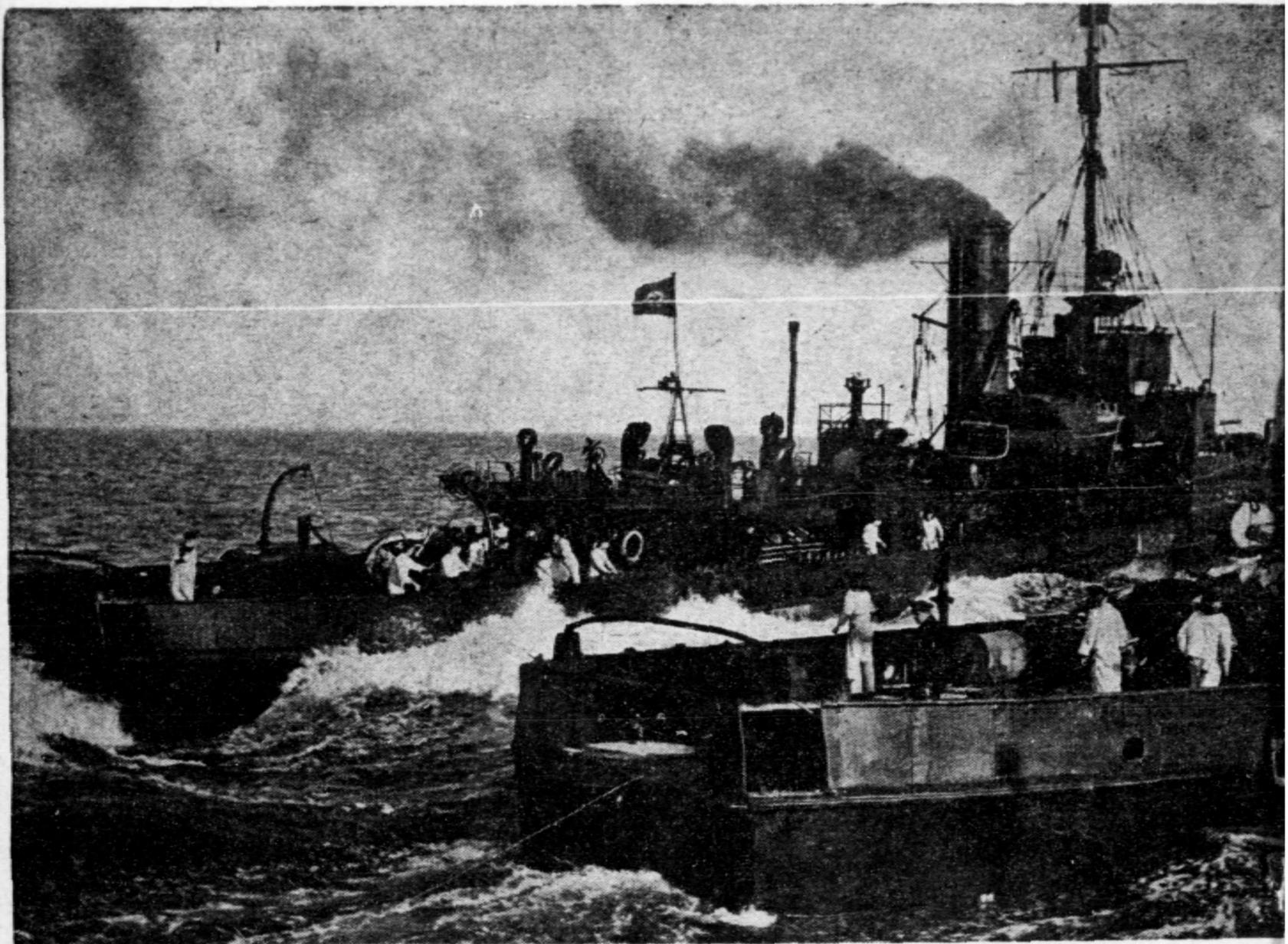
軍艦目錄

銅圖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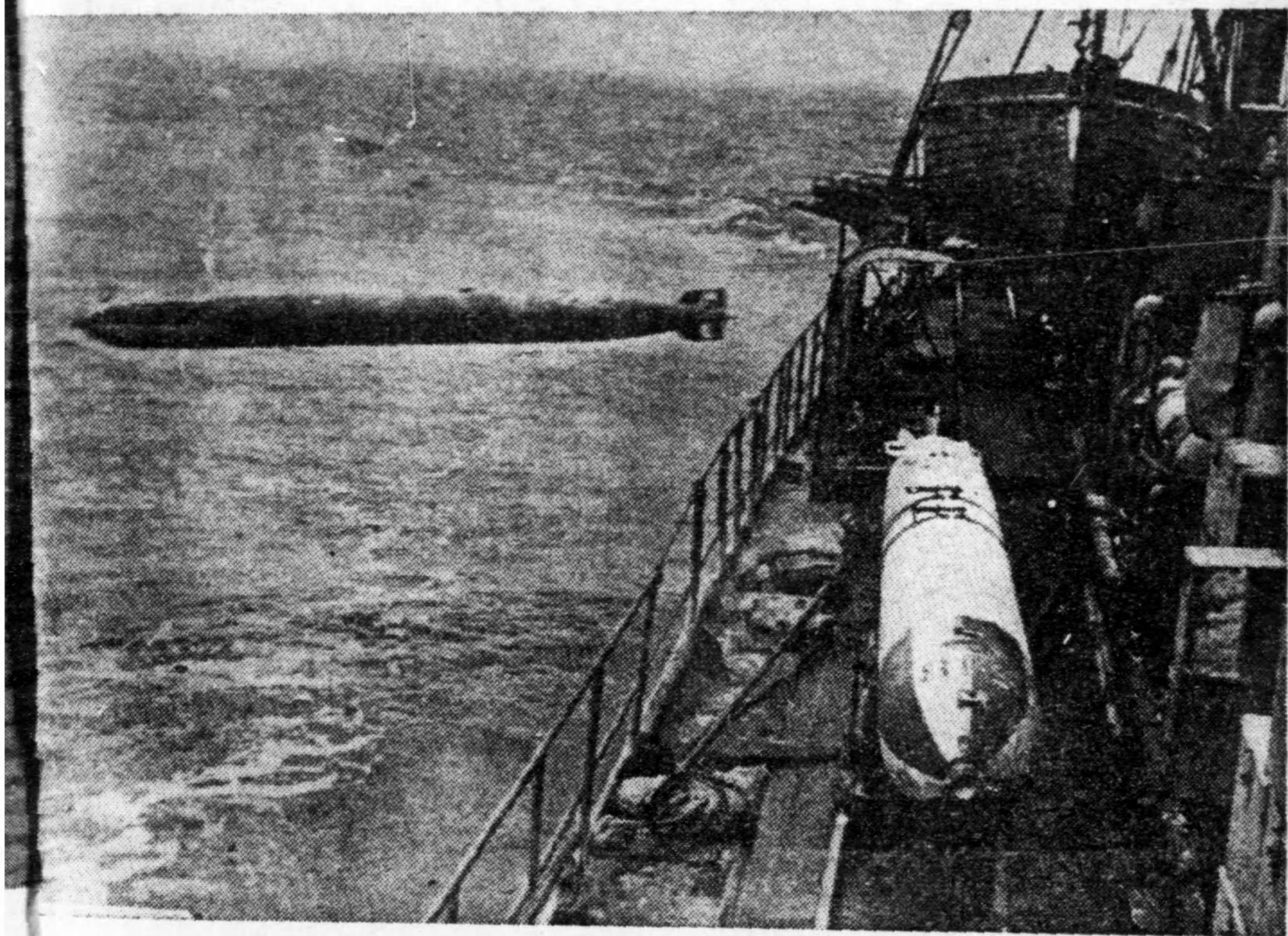
趙璧
編譯

- 一·古代的海戰和戰艦……………一三
- 二·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二二
- 三·潛水艇……………三一
- 四·航空母艦……………四〇
- 五·明日的艦隊……………四九
- 六·魚雷·水雷·炸雷……………六五
- 七·剽襲艦作戰記……………七四
- 八·掃雷艇作戰記……………八五
- 九·輔助巡洋艦剽襲記……………一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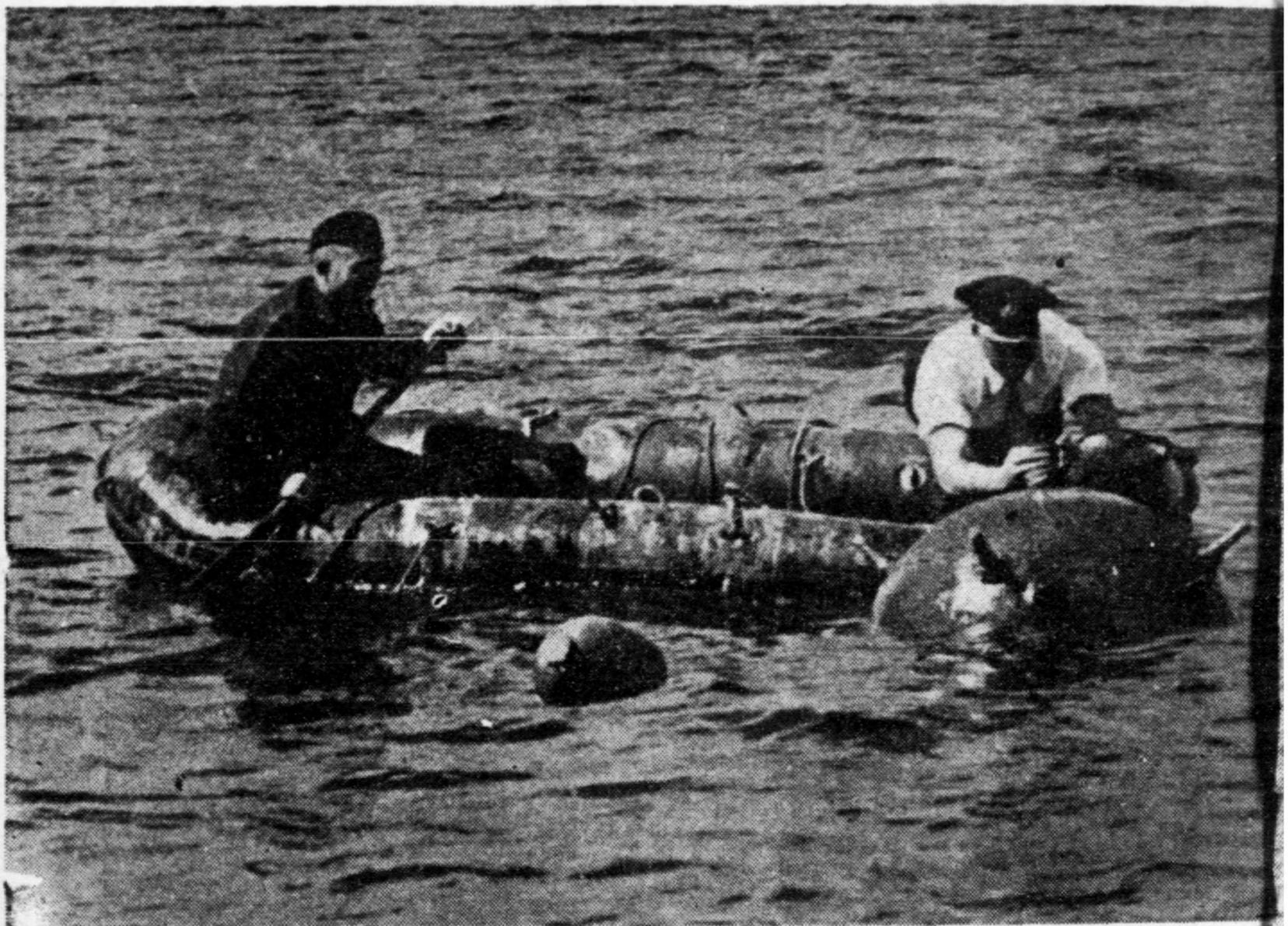




用鐵索
連繫兩
艘水雷
掃除艇
巡察海
岸遇有
水雷披
繫即鋸
斷其水
底鏈條
使水雷
浮於水
面後用
來福鎗
或機鎗
擊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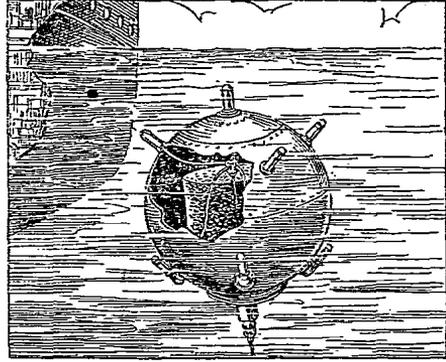
圖中明
晰顯示
一巨大
魚雷由
戰艦發
射而出
此魚雷
之破壞
力極大
任何戰
艦如被
擊中必
碎沉海
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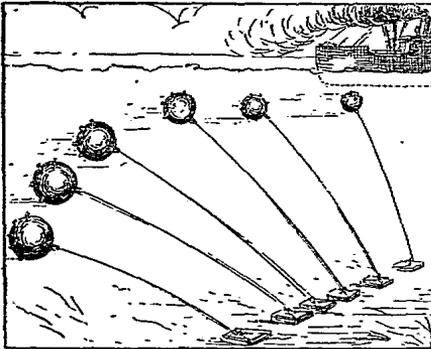
海中水
雷往往
因潮水
冲流關
係漂移
至港口
海岸立
即由兵
士用橡
皮艇搖
至雷旁
將其導
火線拆
去此項
工作危
險萬分
偶一不
慎粉身
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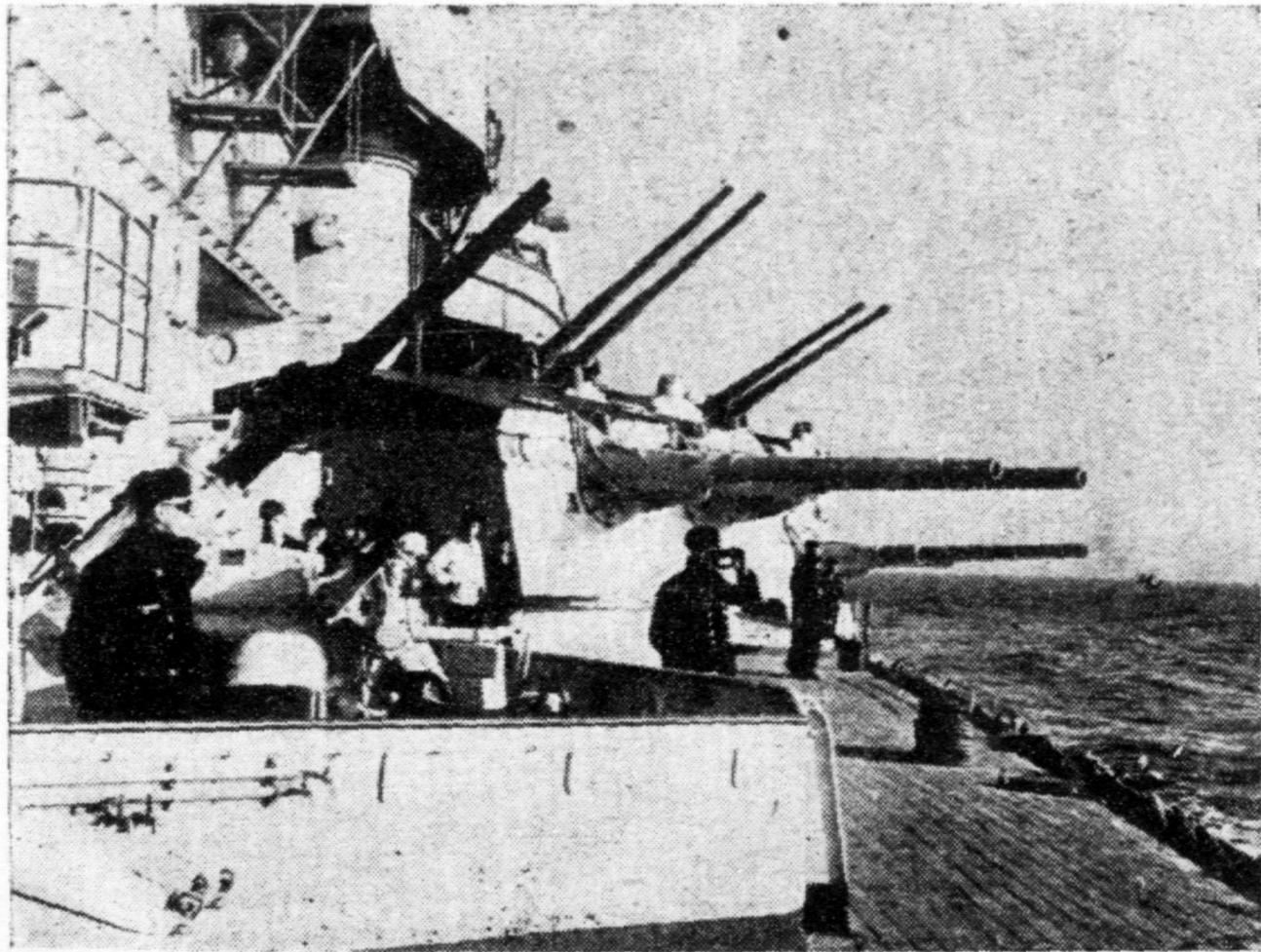
除拆線火導其將士兵由亦上灘海至流漂雷水一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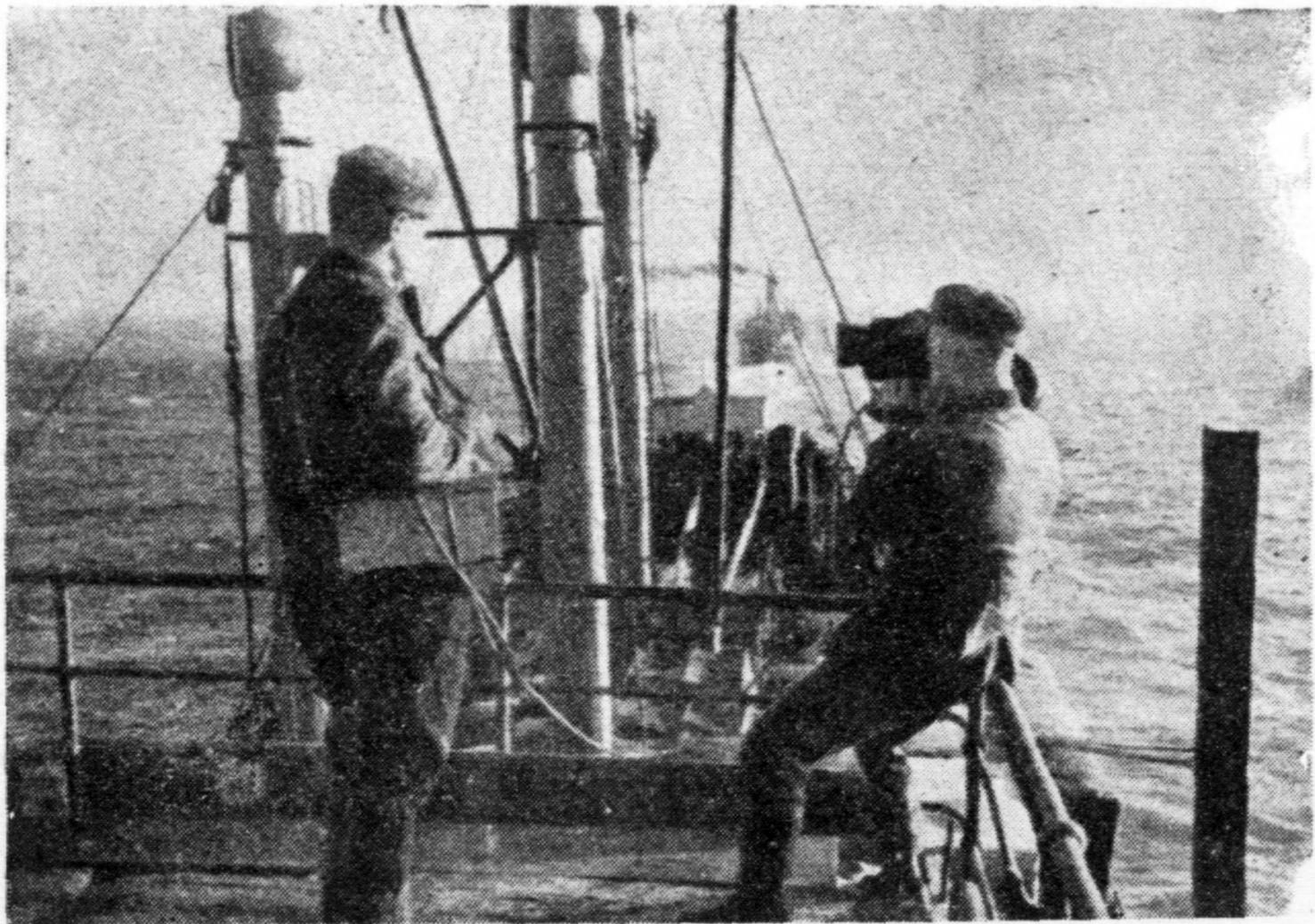
圓形之水雷上
 有多面觸角即
 為導火線行船
 不慎偶一觸及
 立即爆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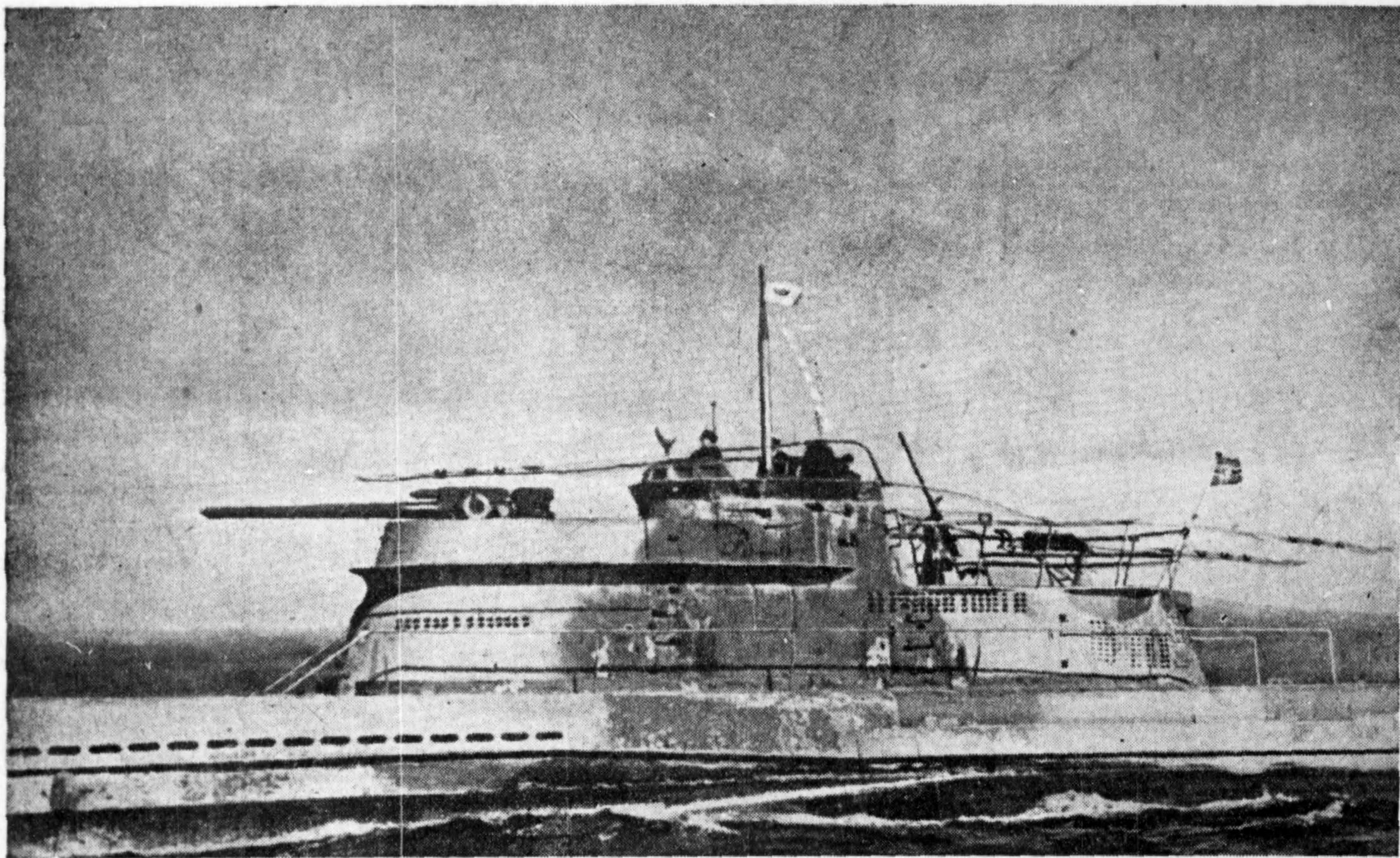
敷設海底水雷
 必十數一排列
 成網形使敵船
 易於觸及但不
 能過高或太低



一艘主力戰鬥艦須具
有各級武器圖
示台甲上一角
已有多門巨砲
與連排之高射
機砲



艇雷魚速高珍袖型新最



德巨型長距離潛水艇艇上具備海面之巨砲與高射砲

一 古代的海戰和戰艦

現時代海軍角逐的心臟區域，人皆知是大西洋一帶，這在今番戰爭中頗為明顯。海洋地帶的重要性的轉移，常與文化進展，商業嬗變有密切的關係。譬如我們今日的重視大西洋，猶似西曆紀元前一五〇〇年腓尼基人重視地中海一樣。腓尼基人當時雖跨有地中海的全部領土，但因為他重在商業上的發展，未曾化心力在殖民及軍事的侵佔上，所以並無海戰的發生。歷史上第一次有「海戰」一詞的運用，大約開始在紀元前六三〇年希臘人開始他的殖民手段為始。那時，希臘的勢力日趨強盛，東方的波斯古國亦有西侵的企圖。兩國之間的衝突，即自紀元前四九七年開始，其中遭遇的海戰，不下數十次之多。其中尤以薩拉米(Salamis)一役，最為劇烈。決定了亞細亞人的勢力不能侵入歐羅巴洲的因素。

不過此時代的海戰，都以侵略土地為能事，海上權既不能運用，於政治上亦無重大的關係。當時的所謂軍艦，長不過三四十米，用着木槳來操縱航行，架設橫帆來增高其航行的速度，耐波性的缺乏，自然不言而喻。艦船上既無羅盤儀器來指示方向，而所有的航海地圖，繪製亦不準確。那時唯一所引為依據的，就是以「測錘」來測量海水的深度，用北極的星辰

來作航海的指針。或者設法從尋覓的一個目標中銜接地再去尋覓一個目標，依此航進。

我們於此不難想像上古時代海戰的情景。當時的海戰，決不能發生於大海大洋，換句話說，它是起於灣岬，海峽，或是輸送隊常川經過的淺水地方，甚至是發生在附近的島嶼上亦未可知。指揮艦隊並非是熟諳水性訓練有素的海軍戰士，而只不過是具有政治手腕的陸上酋長。他們憑藉的惟一武器，即是艦船的衝角（*Ram*）。每當衝角不能衝擊敵艦，就命令士兵，躍入敵艦，展開激烈的格鬥。他們主要的戰爭目標，祇不過是截斷敵人商品航行的路線，所以有時為避免格鬥時蒙受重大的損失起見，特地從旁監視，趁着敵人已經上陸以後，燒燬敵人的艦隊，截斷他們的去路。

在十世紀以前，羅馬是個大帝國。後來各民族之間，互相獨立，本國又遭到洪水的困厄，遂使帝國的命運，陷於支離破碎，而遭慘亡。在這個時期中，即在西曆紀元一〇〇〇年左，右，凡有爭鬥發生，也僅限於陸地。「海戰」一詞，在當時實尚未成立。

若言今日海洋航運之活躍，追索本源，當自中世紀時為始。因為從那時候起，一般人對海上權的侵奪，稍有認識，而知它的重要性了。那時偉根（*Wiking*）和日耳曼兩族，已開始在海上逐步發展，繼而十字軍時代又有哈薩同盟（*Hansa*）的在海上活躍，接着威尼斯人及熱內亞亦旋踵而起。土耳其的海運日趨興盛，荷蘭的海上貿易也日漸擴大範圍。自此時起

，各個民族之間已開始瞭解海上活躍的重要，同時因貿易上而起的軋轢和掠奪，亦於是開始。所較有異者，這種競爭絕無政治性質存在其間。故若嚴格言之，中世紀時代只不過對海上權有初步的認識，實際上仍不能謂有海戰。

等到一四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的所謂「發見時代」一起，人類的眼界就從此加闊了許多，果敢勇爲的人民冒着危險，進出於大海大洋之中，航行各地，發見了絕大的資源，奪得了無垠的土地。歷史上所謂「殖民」一詞，就被光榮地運用起來。國與國之間，亦於是發生了劇烈的鬥爭。昔日的人民，滿以爲海洋是隔絕兩國間的交通的阻力，而在此時期中，則咸認爲溝通雙方的貿易文化者，亦是海。自羅馬人及日耳曼人紛紛在海上建立勛跡以來，富有政治思想的國民也逐漸把海洋視爲私有物，企圖以人力來支配它。從此時起，海洋不但是通達世界，覺得富源的惟一途徑，並且也是增進世界交通的惟一橋樑。高見卓識的政治家，深知海洋的價值後，各國人民也繼起於海上權的爭取。海上的戰爭，從此開始！海戰術也因此產生；海軍專家，以及執干戈衛社稷的海軍士兵亦自此養成。往昔的帆船，也自此一躍而爲戰艦了。

自有海上戰爭以來，歷史昭示我們：大西洋以及地中海上幾乎無時無刻沒有帆船艦隊的角逐。要是把其間大小的鬥爭一件件地縷述出來，不但是繁瑣，而且是多餘的事——祇少於

讀者無趣味的。所以這裏我們只想來介紹一些有關古代艦船的構造，以及考證之類，藉使我們明瞭：在機器時代未會到來的帆船時代的交通工具，是怎樣的一副面貌，而它具有的武器，和今日相較，又是相差了若何程度？

歷史上最古的船隻，是被出現在挪威。西曆一九三四年左右，挪威當局正從事這些古船的起掘工作。當時被發現的只有兩隻，其一是在林加舒 (Lindholmen) 獲得的羅馬刻木小舟，這小舟在被發掘時，已是一個殘壳，現在被保存在倫敦博物館中。另有一艘裝貨色船「卡律麥拉」號 (Carlgula)，亦同時發現。這兩隻船，都是世界上最古的船，規模粗具，簡劣得很，在製造上實無價值。

反之，船身巨大，製造精密，彫刻雅致，在製作上可以獨當一面，具有技巧上，藝術上的價值者，則是加司德·章京號 (Gokstad Viking) 的發現。就建造的時日來說，章京號並不與刻木小舟及卡律麥拉號相差過巨。無怪挪威人一旦發現此古物後，已命專家整理，裝攏成形，使它與原式無二。

章京，在歷史上原是一個巨盜的名字。因之欲把這船名爲最初的戰鬥艦亦無不可。世有專門記載章京事蹟的書籍，稱章京船乃是「血凶鷹」 (Blood Eagle)，這是因爲他們的風俗極度殘忍之故。每當一隻章京船在船塢中製竣入海時，盜魁必定鞭迫他的敵虜們，滾臥

在滑軌上，使新船在他們的身上滑過輾死。這種無意義的舉動，在當時是被認為克敵制勝的預兆的，所以風俗雖然凶惡，而觀衆則猶拍手呼好。此種慘無人道的舉動，才被後人有一血凶鷹」的號稱。然這種事情，即在今日也仍在被沿用中。一隻新的艦船落水時舉行的入水典禮，仍襲用它的遺意，所異者，只是稍稍近乎人道而已。以香檳代替戰勝，以瓶破時的酒漿四濺，來代替戰勝的血花。

盜魁們雖都是凶殘性成，但他們的特長，也不能讓我們一概抹殺。水手們大都體格強健，健飯嗜飲，而具有胆略，忠於用命者。一般人深信此種船隻當時會作橫渡大西洋的壯舉。就船型來說，此種船實可謂是帆槳船中的鼻祖，即今日被我們稱爲划槳船 (Galley) 者，除帆力以外，並用人力的盪槳。槳手的旁邊，都設置有刀盾等主要武器，以供戰鬥時必要之需。此輩槳手，身格魁梧，善於鬥爭，固不僅是供划船而用的。

章京船被發現的所在，是在挪威的菲牙特村 (Christiania Fjord Village) 上。相傳此村上有一個大的墳邱，居民是素來把它認爲莊嚴的勝蹟的。墳長一五〇呎，土人稱它爲皇墳 (King's hill)。凡是著名的盜魁死亡時，例必埋葬在此。當時土人嚴禁外來遊客探測，直至一八八〇年才無形開禁。據研究的結果，知道當時遇有盜魁的屍體，必定須和他的帆船一同埋掩的。其中所藏的船隻，頗多可爲研究的材料者。於是乃有發掘的計劃。章京船在起

土時，雖並非是最大的一隻，但一般人都信所有的船型，大都都是類此的。雖然掩埋土中，已幾經歲月，但尙能發現並顯示它的技巧，作資今日我們的考證和借鑒。

章京號的正段龍骨，其長度是五七呎，用輕浮木材來建造，兩頭伸引，加長到六五呎。頭尾就分別建築在各端，總長七七呎，腹闊十七呎，甲板的空場僅有二呎，吃水三呎七吋。船首船尾都極宜於航海的需用，形成尖銳而突立的姿態。

在古代傳述中，高司德·章京船的存在，實是最確切的事實。高司德船在建築的過程中，咸保持十分的秘密。但這種秘密，終於被當時的章京船製造者蒂韋氏 (Devil) 宣洩，致使當時的挪威造船商，亦紛起仿造。照高司德的往例，每次造船，必是照式建造七艘的，所以凡製造者，都技藝純熟。後來蒂韋氏的妻孥都在水上沒頂，他因此意志頹喪，於是把所有一切的造船秘密，傳授他人。一八九三年，挪威當局會根據他的記載，做高士德船的式樣，製成一船，作橫渡大西洋的壯舉。所不同的，新船除原有一切外，再加一面三角旗，於是就成爲出類拔萃的高速度航海船了。新船用槲木所製，每邊加鐵箍十六道。舷板的長度，由八至二十四呎，闊七至九呎，厚半吋至一吋半。縫隙之處，塞以用粘質拌和的絲髮之類，從痕跡上看來，這些東西都是事前和木板同時接合的，並非事後塞入，這方法在行駛的安全上言之，自極妥善。鐵箍和龍骨，用帽釘聯合起來。船舷和舷板，船首和船尾的各各連綴處，也

都用這個法子。主骨共有十七支，每離三呎排列一枝，用樹根作為材料。

章京船在發掘的時候，它的高起的部分，已經損壞。但從遺跡中勘察，船頭部分一定有曲形的飾物，船尾有高柱，以及許多裝飾的痕跡。在首屆大戰前南開新頓博物院（South Kensington Museum）曾把高司德船的模型，製造一隻小船，公開展覽，博得萬千人的讚美。

蓬帳在帆船時代，是茫茫海洋中的惟一遮蓋物。高司德船上就留着三枝長叉，可證明這是為了張架蓬帳而設的。長叉的旁邊，還留有帆布蓬的支柱物，每枝都經過精緻的彫刻。支柱物附近，可以看得出有床位的痕跡，大約是專門用來給水手們憩息的。此船在發現的時候，尚留有帆槳十六枝，花紋彫刻，都匠心獨具。長槳長十七呎，適用於船的中部，用在船尾或船頭的，則比較短些。槳的木料都很沉重，不論快慢緩急，都非兩個人來動手不可。划槳者都有舒適的房間可以居住，可供職員和操縱員七十人的需用。這和地中海的划槳奴比較起來，已自由得多了。槳位的旁邊，並沒有坐板，由此知道划槳的必須立着工作。槳板都被放置於槳架內，或被穿在第十四條板的洞口內。每個洞口，都有技巧的窗板一，可以抵禦污水的侵入。後面又有一個裂口，可以自由轉動。這種槳洞的設計，可以看出這船的前進或後退。

高司德船遺留的桅杆，長四十呎，直徑有十二英吋半。帆杠的長度，亦達三十三呎，它的索鈎處的直徑則是八英吋半，終點則是三英吋半。可以想見這工具若張起帆來，實較我們普通所想像者大。就情理來說，章京船若沒有這種大帆，也決不能遠航到冰島及美洲本部處。船上還有種種的設備，可以看出都是爲抵抗不良氣候而設的。桅杆豎立在船的中心處。豎立的方法雖然很多，但在許多方法中，中心豎立的方法，實是最好的。唯有用這種方法，才能在航行上得到最迅速，最安全的力量。今日從事海軍艦船的研究者，對於此點倒可作些詳盡的研究。

船上的用具雖然簡單，但其中可以記載的，當推「華蓋」的存在。就它的性質來說，如其是稱它「華蓋」，還不若稱它是「屋蓋」來得妥貼些。屋蓋並非是船上設備的一部分，而是首領在入葬時用以蒙蔽身體的東西。在首領身旁放置着的遺物上看，他在葬時是和馬，狗以及家中的一切寶物同時下葬的。身旁並沒有軍器。可知在若干年前，這墳已被人發掘過了，船上支柱的破碎，或亦由於這個原因。此外，尚有和大船式樣完全相同的小船三隻，它的長度由十三呎到二十五呎，可以證明它是被隨帶在大船旁的，作爲薩蓋斯(Sage's)的證據，一似今日的救生艇，同樣具有安全作用的。我們若合併計算它們的重量，大約有二十噸左右，可知這種船亦毋須上岸。小船隨時可用，有時繫在大船旁，有時則掩在後面。除了形狀

較小以外，其他一切都和大船如出一轍。在他種證據上，可以知道這船正和別種古代的帆船一樣，也有樹錨，但不幸的是這船上的一切已經損壞，不能給我們作正確的考證了。

章京號被發掘後，許多人對這船的製造年月頗有不同的意見。但大多數人都相信這船大概是完成在耶穌紀元九百年間。因為在這個時期，章京在英國的歷史上，實有很大的勢力。它的美麗的彫刻，精緻的頭尾，扁平的身體，使近代的遊艇設計者在觀摹以後，會引起劇烈的興趣。

二 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

溯自首屆大戰以還，各國都戮力於空中和陸上的進展，至於海洋方面，比較緩慢一點。這主因，實是由於海軍是需要最巨大的耗費和最長久的時間的。一隻主力艦的構造費，僅就它的艦壳來說，往往二三百倍於一架重轟炸機，或一千輛坦克軍，而其所需的建造時間也至少是一日與一年之比。在任何武器中，只有戰艦是無法大量生產的：一隻主力艦，無論如何總得化上三年的時間才可完成。

雖然，在形式上海軍的進展顯然是緩慢了些，而在今番大戰中，種種事實業已顯示出造艦的技術已不知進步了多少倍了。現代軍艦無論在砲火方面，裝甲方面及續航力方面都已迥異於往昔。

· 戰鬥艦 ·

一個艦隊的組合，除驅逐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及適量的潛艇等以外，最主要的當是戰鬥艦了。戰鬥艦是一個艦隊的主力，所以也稱主力艦。戰艦在十九世紀的百數年間已極盛一

時。那時歐洲的帆船極多，每隻帆船一經裝上數十門大砲以後，就一躍而為戰艦了。其後復為防禦敵彈起見，添設堅固的裝甲，於是才有「裝鐵甲戰鬥艦」一詞的產生。及至本世紀，列強間競相建造無畏戰艦，主砲由十二吋驟增至十五吋，其如瘋狂的進展，實無止境。直到上次大戰結束，華盛頓軍縮會議以後，才把新建戰艦加以限制，同時復把原有的戰艦，加以改裝，使之近代化。

現代主艦的最顯著的進步乃是裝甲的強化，換句話說，即是防禦力的增加。戰鬥艦最大的勁敵即是水雷和魚雷，這是因為這兩者都可擊中戰艦的水底部分，予以致命打擊的緣故。在裝甲設備未臻化境時，戰艦一受襲擊，即可發生致命的後果。在上屆大戰時，戰鬥艦是僅有雙重艦底的，這顯然不足以抵禦重大的打擊的。自遮特蘭海戰以後，各國相繼建設第三重艦底，即在原有的兩層外，再加一層新的艦底。並使兩者之間，保守相當的距離。這種構造的原理，全是為了使魚雷和水雷在將達戰艦的要害時，先在外層爆發，並在劃空區中，耗盡它的破壞力，不能前進。

自二次大戰爆發以後，軍事專家們開始又有了一個結論，乃是「近代戰艦，不怕飛機，而只怕魚雷的襲擊。」這句話在多次的海戰中已證明其非謬。因此，造艦專家不得不在此方面又有特別的設計，使其裝甲益臻強化。

當挪威海戰，及英德在克里特島作戰時，英國艦隊曾遭受德國空軍劇烈的轟炸。當時雖有若干隻巡洋艦被飛機直接命中擊沉，但若納爾遜和羅特納等戰鬥艦，除了上部構造略受損傷以外，並沒有穿透甲板，自然也沒有沉沒。又當一九四一年五月時，德國的戰艦俾斯麥號，把英國四萬二千噸的主力艦胡特號擊沉後，英國的艦隊即時把俾斯麥號圍住起來，以三日三夜的攻擊，受了三三十幾粒十四吋，十五吋及十六吋口徑的巨大砲彈，密集的飛機轟炸，而俾斯麥號仍屹然不動，後來倒是因為中了一顆巡洋艦的大型魚雷，終於下沉。諸凡從此種事例看來，我們可以證實「戰艦不怕飛機，而怕魚雷」的這句話實是對的。

近代戰艦為削弱魚雷的命中率起見，除了增加裝甲以外，復在艦身的入水部分加設一道「防雷網」，防止魚雷及水雷的侵襲。煉鋼術的進步，復使一種鋼甲，同具彈性及堅忍的兩種質素。裝甲比以前的增加了三四吋，最重要部分的水線中間部及砲塔部均達十六吋的厚度。

戰鬥艦的革新，使排水量亦同時增加，此時若不增加馬力，速率必然銳減。往昔的主力艦，其馬力只不過是四五萬匹左右，今則已遞增到十一萬匹至五十萬匹之巨。並且，舊式的發動機，往往須將冷水逐漸加熱後，然後始能化成爲汽，但新式的就無這種週折，並且重量亦大大減少。所以現代戰艦的速力若和防禦力比較起來，更有顯著的進展。例如在以前，速

率最快的戰艦，當推英國的伊利沙白皇后號及馬來號等，但它們的時速亦不過二十五節（海浬），而今日意大利的三五〇〇噸的「混尼圖號」戰艦，速力可達三十五節。凡是新建的主力艦，速率都已大增。德國可達三十節，英國可達三十至三十一節，美國則以裝載砲火較多的緣故，只有二十八節，但已顯然比往昔的巡洋艦快得多了。

戰艦是整個艦隊的主體，而決定它的勝負的，全繫乎它的武器上。日俄戰爭時，戰艦的武器是四門十二吋的主砲，十數門的六吋副砲，以及其他小口徑的速射砲，魚雷發射管等。及至首屆大戰時，復把高射砲裝置在戰鬥艦上，這自然也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不過大戰以後的十年中，各國對於用在新砲發展上的心力和費用似乎不多，即於高射砲上亦少改革之處。我們若探求其故，當由於各國在那時所藏的砲位數量太多了的道理。但是他方面，飛機在此時倒有急劇的進展，無論速度，負重，高度都在突飛猛晉中，形成畸形的趨勢。這現象，直到一九二五年以後，高射砲的改良與飛機有同樣長足的進展時，別的主砲和副砲也得同時迎頭趕上去。

戰艦首要的武器，當以主砲為第一。這種大口徑的巨砲，在可以戰勝它的武器沒有發明以前，實居絕對的優勢的。戰艦的主砲，雖亦有大小的差異，但通常三萬噸以上的戰艦，都習用十四至十六吋的砲徑。最新式的主艦，可以裝載十六口徑的主砲九門，它所發的巨彈，

計爲每個二千四百磅，射程三五〇〇碼。幾門巨砲若是同時發射的話，即是一枚重達二一六〇〇磅的灼熱巨彈。再就主砲塔的重量來說，假若三聯裝一座的重量是一五〇〇噸，那末合併的重量該是相當於近代的驅逐艦的排水量。我們雖不能確定今後會不會再出現比十六吋口徑大砲再可怕的武器，但在近代海戰中，僅就目前所用的而言，已是很可怕的了。

戰艦除十四至十六口徑的巨型砲外，尚有十一吋及十三・四吋的主砲多種，均依艦身的大小爲裝載的標準。小口徑主砲的射程雖較大型的爲小，但若能够擊中敵艦的致命所在，仍能得到極高的效果的。例如英國的主力艦「荷德號」，排水量四二一〇噸，裝有十五吋砲八門，就是被德艦「俾士麥」號在冰島附近擊沉的。

除主砲以外，戰艦尚有六吋，五・二五吋，五吋及四吋等的副砲多座。副砲的目的是專門用來對付驅逐艦和魚雷艇的。舊式的戰艦都把副砲裝在艦舷的左右側，而新型的，則不但可以直接在水面上襲擊艦艇，同時亦可向空射擊，作高射砲用。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都裝在艦的兩舷及甲板上，其數量自四十八管起至百數十管不等。若同時向空中射擊，則彈如雨發，織成一個火網。

近年來，各國對於戰艦的存廢問題，頗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爲戰艦始終是艦隊中的中堅，不但不能廢去，並且亦不能縮小；有的則主張把它的噸位縮小到二五〇〇噸左右，使

其大小適宜於戰時的運用；有的則更認為建造的價值太昂，不若把同樣的費用來製造飛機，較為值得。然而在實際上，戰艦之於海軍不啻是步兵之於陸軍，同樣都是站在國防第一線的。它具有任何軍艦所不及的攻擊力和防禦力；它的最新式的機械，足可抵禦或攻擊空中，海面及水中的襲擊而有餘；而它的構造，又宜於遠離根據地的作戰，並能適應於任何的天氣，長期居留海上。所以我們可以說：戰艦始終是一國艦隊的主體，在原則上，它該是決定海戰勝負的主要關鍵。

· 巡洋艦 ·

巡洋艦有輕巡洋艦及重巡洋艦的分別。一九〇七年時英國開始完成其第一艘的重巡洋艦，它既具有極快的速率，與戰艦相同的大砲，並且亦有堅厚的裝甲為其艦身的防禦。所以此種重巡洋艦亦可稱它為「裝甲巡洋艦」。華盛頓軍縮會議時，曾規定重巡洋艦的排水量是一萬噸，裝八口徑的砲，但時至目前，華府條約，已經等於具文，今後若有新的重巡洋艦出現，已不再受此種限制了。

重巡洋艦的時速是三十一節，以八吋口徑的大砲為其主要武器，其他尚有五吋及五·二五的高射砲，魚雷發射管等各六門至八門為其輔助。這種軍艦，既能作為主戰部隊的前衛，

復能保護領土，從事破壞通商的鬥爭。重巡洋艦爲欲適應這種作戰目標計，就不再主張在艦上架設魚雷發射管，而代之高射砲及飛機庫，以強化它的性能。現時各國的艦隊，除了戰鬥艦以外，都是以這種重巡洋艦來作爲主戰部隊的。因之對於這種巨艦的建造，都盡力以赴，並精究它的技術。

輕巡洋艇的出現，當以一九〇九年的英國潑屈羅號（Patrol）爲其嚆矢。它的目的在乎作爲戰艦的耳目，特別注重偵察之用。排水量二九四〇噸，速度二十五浬，裝有四吋口徑的砲九尊，魚雷發射管二支。當時對於防禦方面，似乎並不若何注意，但自德英競爭造艦時，艦身的防禦力亦和砲力同樣有顯著的進展。英國當時在一九一二年完成的「伯明罕號」（Birmingham），就具有五四四〇的排水量，三吋厚的舷側甲板。顧此時英國所注意到的，僅是防攻方面，對於速度，亦僅能每小時二五·五浬而已，欲逃避重巡洋艦的襲擊，或追逐驅逐艦，實在都是很難的。

在首次大戰前，德國對於輕巡洋艦的建造是不遺餘力的。它的砲火雖較差些，而防禦力則遠較英國所製者爲高。尤其是每艦裝載的煤炭數量可以超過他國的一倍半。例如當時英國的伯明罕號的裝煤量是六五〇噸，而德國的「羅斯吐克號」（Rostock）則可達一五五〇噸。因之，在續航力上，確是勝人一籌。

現時代輕巡洋艦的最大者，排水量都在一萬噸左右，而其最小的也總在七〇〇〇噸左右。輕巡洋艦在前次大戰時，都是用來作為艦隊的前衛，驅逐艦的旗艦，商船隊的護衛艦，或是作為通商破壞艦用的。要使一隻軍艦，而能具有多樣性的性能，無怪乎列強都在拚命的建造了。

輕巡洋艦是以六吋的主砲十五門作為主要武器的。此外尚有五吋或四·七五的高射砲數門，機槍及魚雷發射管各若干架。為使完成偵察，封鎖及戰鬥的工作益臻完備起見，又備有水上機若干架。義大利的輕巡洋艦則復有機雷的設備，利用它的速力，作為奇襲的主力，輕巡洋艦的最低的速力是每小時三十五節，最高的則在四〇節以上。和他艦相較，它的速度實在是無以為比的。

· 驅 逐 艦 ·

驅逐艦的原名叫「水雷艇驅逐艦」，完成於十九世紀末葉。當時的噸位大約是三百噸左右，備有小型砲和魚雷發射管各一二門，所以也只好稱快速艇而已。但它的發展則極為迅速，排水量亦由三百噸起一直增加着，直到上次歐洲大戰時，已超出一千噸了。

在以前，各國驅逐艦所有的武器僅是單裝的四七·五種的魚雷發射管，但在一九一四年

起已改採五三・三種的二十一吋大發射管，並且常有二聯管及三聯管合裝起來的。到了現在則即便是四聯管及五聯管的也已司空見慣了。至於新式魚雷的威力，各國雖都嚴守秘密，但據專家估計，它的時速已該超過四十節，射程已能遠達三海里。

驅逐艦的砲徑，常隨各國建造的情形而不同。美國所採用的是五吋砲，英國，德國和義大利所採用的都是四・七五吋。法國二千四百噸的特型巡洋艦裝有五・五吋砲八門，魚雷發射管亦已早用五十五種的了。是則在武器上，法國的驅逐艦已似乎可以略勝一籌了。

新式驅逐艦後部的主砲，是兼作高射砲用的。這是近代海軍軍器上的一種特點：它不但可以用來作為奇襲，且亦可以保護商船隊，攻擊潛水艇。除上面種種武器以外，驅逐艦亦有備着可怖的深水炸彈者。這種鼓形的東西，可以在驅逐艦全速航進時由艦尾或艦側以砲式發射器投至認為有敵性潛艇的所在地。深水炸彈在達到一定的深度時，即起強烈的轟然巨響，附近的潛艇即使不是直接命中，也很可能因其震動而多少受些損失。

此次歐戰中，驅逐艦實為主要的武器之一，它是常被用來護航，攻擊潛艇，砲轟海岸，登陸及撤退等用的，故犧牲亦多。

三 潛水艇

世人具有入水探險的意念，為時極早，但使此種意念趨向實現的，則始自十九世紀初期。那時美國有位叫福爾頓的曾在法國製造了一個銅殼鐵骨的東西，叫做「鸚鵡螺」的，能在水中潛航。這就是潛艇的雛形，作為後起的科學家們研究的藍本的。「鸚鵡螺」長二十四呎，船內亦備有壓縮空氣的裝置，所異的是它的推動力發自船外的雙槳，而這雙槳的撥動，則得賴自船內的人力，所以行進極緩。拿破崙時代，這簡單的船舶，亦被運用過，但無大效。

一八八六年時，法國當局會不顧一切毅然決然的提倡潛水艇的研究，於是就完成了一隻以蓄電池為原動力，排水量達三十噸的潛水艇。這潛艇一切都以電池為原動力，故航續距離極小。數年以後，法國又建造了一隻具有水上水下兩種發動機的新式潛艇，這才正式奠定了潛艇的穩固的基礎。這隻潛艇的排水量是一〇六噸，水面航行利用二五〇匹馬力的蒸汽機，潛航則仍用電力。自此以後，研究潛艇的狂熱，就開始了。

潛水艇的被運用在戰爭上，在第一次大戰時實開其端。所以我們如欲知道它的功用，也當追述上次大戰的史跡。德國寶畢滋上將（ADM. Tirpitz）當時曾任海軍總長，提議德國

必須在一九一四年中趕造潛艇一〇〇艘，以供萬一戰端爆發時的需用。但此項計劃，卒因受制於擴充陸軍的緣故，而不能實現，依照費氏的計劃，是：德國如欲操縱世界，一躍而為世界的主人翁，則必須乘開戰的頃刻，趁各國動員令下，調動頻繁的當兒，出其不備的即以一千艘的潛艇向英國進攻，迫使她降服，而降服的條件則可包括英國的海軍在內。蓋就當時的軍備情形來說，德國在陸軍方面雖可棋高一着，而在海軍方面，其噸位實較英國差些。德國若能趁此時期，調用英國的艦隊，領得海上權，就不啻如虎添翼，管教歐洲的敵人，相顧驚愕。

但一件新發明的事物，若尚未進展到至善至美的地步時，運用起來時的後患，是不難使人想像的。德國當局那時所以未曾採用費畢滋氏的計劃的緣故，或許就在於此。實際上，卅年前的潛水艇正存在着許多的缺點，那時的潛艇，若潛至一五〇呎的深度時，即生洩漏之弊。當洩漏的時候，鹽水和蓄電池一生關係，船中就立刻發生致命的氣氛；到二百呎的深度時，就不能使壓艙櫃空虛，以致不能回到水面；在二百五十呎時，脆弱的機械，就立刻起摺疊作用。潛艇潛行的時間較多，空氣就立刻污濁起來，氣壓的變化，頗使艇員受到苦痛，而濕氣的凝結，遍身滑膩，使精神失常，艇中的食料，也不能儲藏得較多，蓋地位狹窄，從放滿了快礮，火藥，擠滿了魚雷，水雷，炸彈後騰留下來的餘地，更是有限的了。此外尚有更大

的一種危險，即是當時的潛艇，若一經被人發覺，必須盡許多的力氣和時間，才能潛入水中。所以名爲潛艇，實際上則須出海攻擊才能破壞其在水面上的船舶。

這種在首屆大戰中出現的潛艇的劣點，在今番則已改進了不少，其中比較最重要的，即是新發動機的出現。今日的潛艇若不在此方面一意改善，則潛艇的名目恐亦只不過是歷史上的陳跡而已。我們知道，潛艇在推進器方面，得有水上航行和水中航行的兩種設備。所以在構造上，遠較其他僅在水上航行的艦艇要複雜得多。它在水上航進的時候，用的是內燃機發動機，但在潛行時，爲使減少空氣的消耗起見，就非利用電動發動機不可。而電動發動機所推進的速度，若想具有和其他水上艦艇一樣，有同樣的速率的話，就很難了。假若軍艦或高速度商輪，在開速馬力行走的時候，就非潛艇所能追及。有時候遇到強敵的襲擊，勢非作長程潛航時，又恐怕電源的枯竭，不能開足馬力，拚命奔走。此種弊點，使當時的一般悲觀論者懷着一種成見，認爲潛艇若無新的發動機來代替的話，就休想留存在於現時代。

新式的潛艇在此方面就有顯著的成功的改進，這就是以德國發明的兩用發動機來代替舊式的內燃機發動機和電動發動機。

新式的兩用發動機，在水面上或水面下行駛的速率全是一樣的，此和舊式的比較起來，程度已有顯著的差異。而把兩架拚爲一架的結果，則不但是減輕的重量使航行上增了速率，

而其所節省下來的地位，復可作裝載魚雷和炸藥的需用。

潛艇的升起和下降，全憑着許多巨大的水桶的裝置。這裝置我們名之曰「水槽」。若要使潛艇潛伏到海底去時，祇須把海水灌滿了這水槽就行了。它又有適當的操縱機器，作着注水和排水的工作。在必要時突然地躍上海面，或爲避免被敵人發現而迅速地潛入海中，乃是潛艇最重要的工作。首次大戰時有許多潛艇的傷亡就是因爲水槽的操縱不靈便，因而影響下降的緣故。潛艇假若已被對方發現時，最好的方法即是避開這個地方，同時並電召飛機驅逐艦來作反攻。有時候，利用逐漸接近敵艦，出以突然浮出水面的砲轟，也是有效的。但若欲完成這種迅捷的任務，對於艇員的訓練，固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潛艇本身設計上的改進，亦是很重要的。「兩用發動機」經裝在潛艇上的結果，就於此方面有了很大的便利。這種發動機是以油來作燃料，毋須用電的，故所以艇內的蓄電機固不會因此而起劇烈的動搖，或有礙健康的氣味，同時也可不拘任何角度隨時下沉。

當在一九三三年時，美國開始完成第一艘裝有精密的潛望鏡的潛艇。艇長二七〇呎，航速率三四〇〇哩。潛望鏡通常都由艇長操縱，上部則稍稍露出水面，以觀察敵船的進路和速度，並把觀察所得隨時報告艇員，隨時命令進退的程序。大膽和無畏，雖是作戰上必需的精神，但在潛艇，總以審慎將事爲宜，因之，潛望鏡露出水面的次數也得極度減少。

長程的潛航，必須顧到船員的呼吸。艇內殘存的空氣，要若是短時潛行的話，自是沒有若何危險，但在長時中，無論如何，艇內的空氣總得由污濁而生臭味的。艦員們呼吸的空氣，通常都是被裝在靠壓縮底層的，經過手續的金屬瓶子內的。德國在此方面則又另有特殊的造就。他們利用特殊的養氣瓶，使養氣的壓縮程序，復增加了四百倍，同時復可把發洩出來的濁氣，仍被引擎吸收而和養氣混合。以前航員對長距離而生的空氣窒悶，今日也得一掃而空了。

潛艇的襲擊方法，就大體而言，約可分為三種，第一是出水襲擊，那是專門用來對付無武裝設備的運輸船舶的；第二是入水襲擊，即是以魚雷來對付母艦和軍艦之類；第三則是佈置水雷。這三種中，就其性質來說，前兩種無疑的是積極性的，後一種則是消極性的。若就危險的程度來說，則以第二種襲擊軍艦的最大。一隻潛艇如若想迫近敵艦而加以襲擊的話，還不若等候敵艦接近了，進入魚雷有效區以後加以狠命的射擊來得事半功倍。這樣的進擊，雖是命中率很高，但其危險性亦隨之加大，機械的威力，固然值得重視，但在這緊張的一刹那，精良的技巧也是不能漠視的呀！

潛水艇的主要武器是魚雷，所以艇首艇尾就各裝有魚雷發射管多門。當襲擊敵入時，可把數門魚雷同時發射出去，有時則亦可以僅僅發射其中的一管。較大型的潛艇都備有五十

三生的口徑的魚雷發射管六門到八門，小型的亦設有發射管四門。法國潛艇的魚雷發射管裝置最特別。除了艇首尾，艙舷兩側以外，復在甲板上架設數門，所以其數量會多至十四門。大型潛艇備有十五生的口徑大炮二門，小型的備八生的或十生的口徑一門。除了攜帶魚雷以外，復可裝置水雷自十二枚起至六十枚不等。再，大潛艇則除上列等之外，復備有小型偵察機一架。

就潛艇的大小來說，雖有洋潛艇，海潛艇及海岸潛艇三種，但其普通的長度，總在二百五十呎左右。它的面積的一半，都是用來放置魚雷，水雷及炮彈武器的，另一半，則勻當地把它劃分為司令室，發射管室，船員寢室，機械室以及電動機室。

司令室可說是潛艇的主腦所在，由艇長自己指揮，它的主要的設備則有，潛望鏡，羅盤針，探測儀，測程儀，操縱舵，水槽的排水吸水裝置，連絡各室的傳聲管及電話機等。船員寢室通常都在機室的下面，並把廚房，膳室，餐室，便所，無線電信機，水中信號機等都設在這個區域裏。機械室包括內燃機兩座以及其他補助的機械。電動機室專供潛航時利用蓄電池的電以運轉電動機之需，今則已由於種種的改進，可與機械室合而為一。

魚雷發射管是專門作為發射魚雷之需。要發射時先將該室的後門開放，裝入魚雷，然後復將後門緊閉，撤去發射管的前門，按動司令室中的電扭，使壓縮空氣得以送入管中，將魚

雷立刻射出。每次射出後，即將前門關閉，排去積水，同時再啓後門，把魚雷裝上。

德國今番採用的潛艇政策，以攔截運輸船隊的一點來說，是頗著成效的。但是如若說它成功的要素純然繫於機件優良的話，倒毋寧說是管理和指揮來得得宜。這意思就是：機件的靈巧固是要緊的，而其縱橫面的聯絡也決不能漠視。新式潛艇的機件都以電焊相接，一有鬆脫折斷，即可在水面修復。通訊設備亦特別周密，此外爲使適應長距離追擊時，得以補充食糧及汽油起見，更有「運輸潛艇」的發明。此種潛艇滿載着汽油，食糧以及其他修理所需的零件等，出沒於重洋大海中，替潛艇服務，代送信件，或將受傷的士兵運送至後方。

義大利當局亦有一種新式的潛艇出現，它的形狀像豬，裝置則分爲兩個部分。前部是鯨魚雷艇，內部裝了許多炸藥，後部乃是潛水艇。駕駛時的一個長官和一個水手，可以毋庸坐在船內，賴着穩固的裝置，穿起鉛質的泳衣，縛在艇的上面。魚雷艇的炸藥按照一定的時間爆發，後部的潛艇却另裝馬達，在此時可以分離自行開回主力艦和母艦旁去。

潛艇的威力，自首屆大戰以來，已經明證，而在今番戰爭中，更顯示了它的重要性。無論如何，潛艇以潛航爲掩飾敵人耳目的一點，確是它的優點。你想！在一碧無垠的大海中間，它無聲無息地往來搜索敵踪，假若在當時就賦予良好的武器，其戰跡一定會超過以任何方式覓致勝利的結果的。無怪那時有位法國的文學家鳩爾·伯倫氏搭在一三〇〇噸的潛艇，航潛

於大西洋中目擊壯烈的交綏後，不得不在他的「海底兩萬里」一書內加以驚人的描寫了。

我們可以說，在聽覺以及他種手段能超過視覺，得到全然勝利的時代未曾到來以前，潛艇的價值終究是有增無減的。但由於捕捉潛水艇的方法逐漸進步的緣故，潛艇所需的種種改革，實是急不容緩的。軍事專家咸認為：如能給一般的艦艇都賦予潛艇潛航的特性，則戰爭的面貌，自當又有劃時代的改革。近時雖有高速度和高航程的轟炸機，但其威力，僅能及在水面之上。若是有一天，所有的戰艦，巡洋艦，驅逐艦，以及商船之類能沒入水中，換句話說，即是都能成爲潛水戰艦以及潛水商船的話，那末對於巨大的飛機，又何怕之有呢！這雖跡近理想，但我敢斷定決不是空想，因爲科學家們出凡的造詣，已使多少的事物由理想而趨向實現呢！二十餘年前，英國曾以裝有三十生的巨炮的潛水艇砲轟比利時的沿海，已可謂是潛水砲艦的雛形了。而二年前，當德美關係未曾決裂以前，德國亦以純粹的商輪，以潛艇的形式，越大西洋，突破英國艦隊的嚴密封鎖線，和美國實行交易。這種事情說來似乎像神話，但却是軍艦商船日趨潛艇化的必過階段！第二次大戰的結果，使潛艇有趨向驅逐艦的趨勢，而所有的戰艦，却也有着趨向潛艇化的現象。雖然這種劃時代的改革，亦不是一舉手一投足所可成功的，但「昨日之不可能者，今日可以使之可能」，世間事物的進展，原無止境，要在我們大眾的能研究努力而已。

(本篇係根據民國二十三年海軍雜誌，二十四年國閩週報，申報月刊，永安月刊，雜誌及國民新聞叢書等刊物參攷輯成。讀者諸君，如欲對現代潛艇作更進一步之瞭解，則本社所刊「潛水艇」一書，實爲極好之參攷資料。)

四 航空母艦

軍事專家認為：欲支配世界必先控制海洋。但欲達到這個目的，必先在制空權上具備優勢不可。因此制空權的得失，實是決定雙方艦隊勝敗的樞紐。在這種論調下，縱橫千百萬涅的大西洋上，雙方艦隊只須在瞬間就可決定勝負；此時作爲主要力量的空軍兵力，就不得不統轄在艦隊的指揮下了。航空母艦產生的原因，可說就繫於此。

所以就上面的這點來說，航空母艦不管是海洋中的移動飛機場。七八十隻飛機不但要在這裏着落起飛，並且一切修理，補給，收容負傷的戰機及各種艦艇的繁瑣工作也得由它担承起來。所以按實說來，它實在是整個艦隊的主力中心。

在海軍的作戰上，航空母艦之所以被軍事專家重視的因果，就因它是帶着飛行基地而行的。譬如在近陸地的地方作戰，我們的飛機儘可由陸上基地出發好了。但在海上，或想越過遼闊的海面去轟炸敵方的軍事重鎮時，勢非由航空母艦帶着這活動的飛機場去完成這項任務了。此外母艦還得在巡洋艦和驅逐艦的保護下，參加海戰，搜集情報，轟炸敵方艦隊，偵察接濟路線，或觀測發彈的效果，或施放迴避的烟幕。其任務實是繁複而衆多的。

由於這種繁複而衆多的任務，它也必須具有繁複而衆多的機構，例如飛機場，彈藥庫，兵營，燃料庫，修理場，機關槍，機關炮，探照燈，平射炮，無線電桿等，都是它不可缺少之器械。同時更因性能上的差異，航空母艦必須搭載三種飛機。這就是：艦上爆擊機，艦上戰鬥機，和艦上攻擊機是。有時則因環境的需要更加上艦上偵察機作爲輔助。

凡是停留在航空母艦上的飛機，它的起飛着落，是大不同於陸地上的飛機場的。母艦的最上部，是個平坦的所在，叫做「飛行甲板」，它的中央部分，叫做「滑走路」，是長不到百呎，闊不到二十呎的供飛機昇降時滑走的。通常一隻飛機要想在這種小地方出入，自然非常困難。因此艦上飛機要想起飛時，先要使母艦艦首朝向風吹的方向，用高速度航進，然後等到命令一下，趁着風勢把停在甲板上排列着的飛機合着風速和艦速的合速度，在短小的甲板上開始滑走，擦過艦首，向空中飛去。一隊去後，另一隊則用電梯把它們從格納庫中吊上來。這樣地，把飛機飛出去。

當飛機完成任務歸還母艦時，大致仍和離艦時差不多。只是歸艦常沒有像出艦時的那末簡單，非得在平時磨練得十分純熟不可。海洋中的氣候，變化很多，有時候出發的時候很好，但過了二小時歸來時，就遇到了暴風狂雨。在此非歸母艦不可時，駕駛員就非得有真實功夫不可。歸航時，母艦的艦首必須迎向風吹方向，以高速度航走，它在大浪中航行，駕駛員

一有錯誤，就得和飛機本身一同陷入海中。尤其是在作戰的時候，白天還好，一到晚上，爲使敵人不易發覺目標起見，只有一隻極淡的目標燈半明半滅地眨着眼，假如這時手段差些，眼光不準些，或沒有友機暗地做記號，其在降落飛行甲板時，實是危險的。一遇濃霧，更不得了。母艦的本身是行動着的，離開母艦的飛機，祇消飛了二三百哩以後，就會有尋不着的苦處。雖然現代的科學使無線電波的測定，非常準確。但這種方法，有時反會弄巧成拙，被敵人發覺。所以除了天大的大事，例如發現了敵方艦隊以外，總以不用無線電連絡爲原則。假若是在陸上，可以把種種事物作爲標記，這在海洋上則是除了日月星以外，是別無長物的。母艦雖在飛機未會出發時，把此後的行動方向，說得非常透澈，但是母艦的位置變改了，飛機的位置也會變改，尤其是在上空作戰時，活動得十分紊亂，簡直把歸途也認不得了，所以這時若欲找到母艦，也很難的。假若你不在實經驗上用功夫，真有迷失路途的危險。

和這種裝着車輪飛機的航空母艦外，尚有一種水上機母艦，它是專門用來裝載水上機的。它的構造上的最大差異即是航空母艦在艦面上必有飛行滑板，但水上機母艦則庸有這種設備。較新式的水上機母艦，在飛機離艦時只要用機器打出去就是，至於收回來，則是用帶也似的東西，和捕鯨船把捕得的鯨魚捲入船中一樣，流入海中，使海上的飛機行到這條帶上，捲起來送到艦中去。

在戰略上講，水上機母艦實有很大的優點和便利在，這句話並不是說航空母艦的性能遠不及水上機母艦，乃是假若能把這兩種母艦巧妙地併用起來，其效果一定會較同時用兩隻航空母艦或兩隻水上機母艦的大。水上機母艦既沒有飛行滑板，並無向滑板上飛升着落的必要，則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是海面水面，都是它的飛行場，都可飛出去，降下來。這和航空母艦比較起來，似乎是便利敏捷得多了。但話雖如此，航空母艦實仍有它存在的價值；它可以容納大量的飛機，並且起飛着陸遠較水上機母艦來得便捷簡單。

假定飛機是母艦的第一生命的話，那末速度該是它的第二個生命了吧！最新式的航空母艦，其速度祇少須和巡洋艦相等，或竟且過之，須知這種速度在母艦的本身實有兩種重要的因素。第一是：飛機的出發歸來，全靠這速度助它們起飛着陸；第二是：爲了自衛起見，它必須具有高速度始可避免吃虧。我們知道飛機起飛的原因，全然和放紙鷂的原因沒有兩樣，是靠着風力的，假若沒有風，或是有了風，也因爲走路狹小，而不能離艦的。所以此時母艦本身不得不用離速度去造成風，使飛機只消對風而行，把舵向上一扳，即刻浮起。在歸艦時，也是一樣，母艦與飛機，雙方動着，便容易歸艦。

至於解釋第二點，則全由航空母艦無論如何總不是宜於攻擊。軀體龐大，姑且不要說，祇要敵方在飛行甲板上中了一彈，也會使母艦受虧不小。所以，按實些說，航空母艦只不過

是海上移動的飛機塲，以不戰爲要訣，非到緊要關頭，決不以冒險的攻擊手段出之。航空母艦的最大強敵是飛機和潛艇。新式的母艦大概都竭力多裝高射機關鎗和多角砲，以便擊退飛機，因爲飛機的速率，遠較母艦爲大，有時候從二萬多呎的高空中急降而下，真有窮於應付之感。

母艦遇到潛艇的襲擊時，所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唯一的辦法，即是逃走。好在潛艇的弱點是速率不大，母艦儘可以趁着自己具有高速率的特徵，不使魚雷擊中，一面則立刻把自己的武器——飛機發放出去，去擊沉潛艇。

X
X
X
X

我們假若在飛機上居高下瞰，就可見航空母艦的表層寬敞平坦，這就是「飛行甲板」，所有的飛機都得從這上面起飛的。甲板的中央部分，叫做「滑走道」，是給飛機起飛或降落時滑走用的，可說是甲板的心臟地帶。甲板爲使飛機容易離艦，減少危險起見，故其前部狹長，呈作錐形，寬闊的後部，則佈滿了許多鐵索。這些鐵索在飛機着地時，和它的輪子互相發生作用，就可阻止過分滑走，防止跌入海中。

母艦的甲板，有島嶼型甲板和原型甲板的分別，這是完全依照建築的形式不同而各別命名的。島嶼型甲板 (Island Deck) 是把砲塔，烟突，艦橋等都高聳在母艦的一側，形狀

很像島嶼；反之平原型甲板 (Rain Deck) 則把這種東西都放在甲板小方艦體的舷側上。

所謂格納庫，即是收藏飛機的地方，通常它都在甲板的下面，取其起運便捷。格納庫的兩面，設有好幾架升降機，一待動員令下，藏在庫中的飛機即源源不絕地由升降機從庫中吊到甲板上來，升空應戰；一待任務完了，則又由升降機逐架吊下。至於士官室，兵員室，餐廳，機械室，彈藥室，另件儲藏室等都是就最適宜的部份佈置在格納庫的下面。

航空母艦的汽油，實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爲使減少危險性起見，就得縝密地把它藏在最下的一層。汽油的儲藏量，常是隨母艦的大小而定的，例如通常一隻能容納飛機八十隻左右的飛機，就祇少非儲存汽油達六百噸不可。軍艦中因汽油而肇禍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所以航空母艦爲使它不致釀成慘劇起見，把油庫的門窗，用石棉隔開，重要要衝加派衛兵守衛，置備防火沙包之類，以防萬一。並且更得派員時時就庫內的溫度，濕度等比較，考察內中有無異狀。遇到長官入內，則又把他的姓名，時間，事由等項，記錄下來，作爲萬一闖了禍時的查考。

母艦中尚有各種工場，例如金工場，木工場等，應有盡有，母艦的本部或任何附屬部分一遇損害，即可立即修復。

担任這種修理工作的人員，則是工作兵和整備兵。他們都是入了海洋而教育的，諸凡一

切修理上的技術問題，都得有實際經驗，親身處理，所以工作很是忙碌，尤其是大戰的時候，數十天中無休息的日子，天未明時即須起來工作到夜半，無片刻的閒暇，而在夏天，則熱悶的蒸氣，幾乎可以使人暈倒。工作兵是專門修理業經摧毀破壞的東西，遇到有大損壞而不能再用時，就把完好的一部份取下來，裝到別處去用。至於整備兵，得替飛機加油，載炸彈，並且還得檢查機件；飛機出發時，得從格納庫中起出準備好的飛機來；飛機既經出發了，又得收聽它的聲音，是否在歸來的途中。這種工作，通常都在狹小的地方做，不但忙透，而且苦透。

×

×

×

×

前面說過，航空母艦的本身，終不是攻擊的軍艦，水雷來時，它固然得事先溜走，即是飛機來時，也不得不妥善應付；否則一彈擊中了母艦的任何部分，都足釀成致命傷的。近時新建的母艦，噸位常在三萬以上，但面值大小則和二萬噸左右的差不多，否則太大了，行動不自由，就可能遭到意外的襲擊。母艦爲了自衛，必須裝上大炮等重東西，只是重炮裝得太多了，艦身就得縮小，所以新式的航空母艦就竭力着重多裝多角炮和高射機關槍，這是取其有實效而重量減輕的緣故。比較老式些的三萬噸左右的母艦，大約載二十艘的炮二十尊，十二艘半的高角炮十二尊；較爲新型的則除了裝十二艘的高角炮十二尊外，索性全然把高射炮

密排起來。

「航空戰隊」是以航空母艦為主，以巡洋艦，驅逐艦為輔的組織，專門用來攻擊敵軍根據地或敵軍艦隊。這種戰隊如單用母艦，非但不便，抑且危險，所以常把輕快的巡洋艦驅逐艦保護在它的四週。假若遇到敵艦來了，航空母艦必須先得設法逃去，然後由巡洋艦接受海上鬥爭的使命；假若本國的飛機落下來了，驅逐艦就得立即駛去救護。

「航空戰隊」常常趁着天未明時，用了最高的速度去接近敵軍根據地，在睡夢中，猝不及防地出以一種突擊的戰略。當動員令下時，母艦盡可能地發放飛機，然後逃到洋面上去，一面則不斷地守望探索，如若一發現敵方艦隊，即以無線電通知自己的艦隊和飛機，加入作戰。戰爭的起始，通常都先在空中進行劇烈的空戰。在未進入主力戰爭之先，雙方都狠命地想把敵方的飛機擊個一乾二淨，甚至最好是把作為飛機根據地的航空母艦也打掉它。

緊接空中戰之後而來的，則是主力作戰。雙方的艦隊接近了，炮戰即行開始，炮手們常就敵艦的致命所在，瞄準着打去。通常加入這種戰鬥的是旗艦，母艦早已遙遙地逃到洋面上，擔任觀察及收發飛機的職務了。

X
·
X
X
X

我們若就母艦的機能上說：一部分堅持航空母艦是海上霸王的估計，可說僅對了絕小的

部分，母艦在今次作戰時，有很多的地方顯示出始料所不及的惡果。它的面積太大，時時有被飛機襲擊命中的危險，成爲最好的目標；而其抵抗力偏又如是弱小，它在作戰時，除了替它的飛機羣飛上飛下以外，斷無積極自衛的力量。即就武器的配備來說，也不過是抵禦侵犯。當它爲某一種任務出發前去時，必賴龐大的艦艇作爲保護，否則決不能完成它的目的。

再就人材的訓練上一說，航空母艦更無價值可言。它若沒有最優秀的第一流的海軍人員來支持，即使是能够行動，也無異是一具龐大的屍骨。飛機上的駕駛人員，對於起飛降落固然要有極純熟的技巧，即是舵手和戰鬥員也得有特殊的才能和技術。門外漢或許以爲一個國家若無航空母艦的存在，即將發生嚴重的後果，但大部分的海軍人員則認爲與其他了巨大的代價去造一隻碩大無比，毫無作戰價值的航空母艦，還不若去造許多小戰艦，來得值得實用。據估計，建造一艘航空母艦的代價大概是英金三百萬鎊，假如以同樣的代價來造驅逐艦，則可得八艘左右；再以同樣的代價來建造艦隊，則正巧是一隊小型的艦隊。

從這些簡短的敘述裏，我們不難得到一個結論，即是：除非航空母艦的優點，再度被軍事專家改進以後，母艦的命運祇少在現在已在末落的途中了。即使今時要想用它來護航，也尚有考慮的餘地呢！

五 明日的艦隊

在首次大戰時，軍艦的攻擊力受了很多的限制，其原因乃是因為它們不能充分地抵禦潛艇，水雷和魚雷艇的緣故。一九一九年後直到第二次大戰前夕為止時的軍艦，則因高射鎗砲的缺少而岌岌自危。所以為欲保持原有的地位計，明日的艦隊必使攻勢和守勢方面的設備並重起來。說得囷暢些，即是海軍的破壞力和抵抗力須得兼籌並顧，藉以保全它的原來效能。

在這裏，讓我們姑把兩種性質上完全不同的軍艦，來略微研究一番吧！這就是戰鬥艦和驅逐艦，前者是海上最進步的砲台，後者則是最宜於設置魚雷的軍艦。至於別種軍艦，此地則因限於篇幅，恕不一一贅述了。

讓我們先來說說戰鬥艦吧！按戰鬥艦的主要任務是破壞敵艦，登陸時給登陸部隊作先鋒，進襲時給飛機隊作掩護，或是護衛着護船隊，拱衛着新佔領地。戰鬥艦為使它的性能在執行它的使命時得以充分符合起見，於是就多設大砲。大砲即作為了它的主要武器。

尤其是當破壞同級的敵艦時，為欲充分地表顯它的優勢起見，它得具備火力強大的主砲。今時習用的十六吋口徑的大砲較有實效。而這樣的主砲在砲塔中至多只可設置四架；而同

樣的，這樣的砲台在戰鬥艦中也只可建築四座。於是這放置在四個砲塔中的十六門十六吋口徑的主砲即成了整個戰鬥艦中的舉足重輕的武器了。

祇是砲塔內架了四門主砲後，使這兩對大砲之間有了一個空隙，不但闊大，抑且無用。無異的，這是一個缺點。但是若使你能把這個空處用來權作觀望台，即是兩全的辦法。在日德蘭海戰時，日耳曼人曾爲使司令官和他的屬員們有個觀望台，會想把前面的一個砲塔除去；此在英國人方面，則因爲原有的觀望塔太擠了，索性放棄不用。其實，這些在決戰時是都可以闖爲巨禍的。我們假若能够把這塔內的空處用來作守望之用，其辦法實在比把觀望台擴大了還要來得省時省力。在過分擁擠的時候，可以把砲塔的凸出部擴大，或在必需時，擇凸出部分建個無遮蔽的觀望台，供砲火已熄時的需用。

在飛機擊和長程砲的襲擊下，有些弱點應該立即除去，那弱點就是下面的兩個砲塔常在鋼甲上開窗使其保護不週密。我們認爲假若要把下面的兩個砲塔流通空氣的話，大可祇須在上面砲塔的凸出部份的地板上開個洞，使它們前後有兩個通風口。這樣一來，重量或許是要增加了，但是若干種的優點，是可以補償它的重量增加的缺點而有餘的：

- (一) 在較少的砲塔中，設置火力強大的主砲，使它易於瞄準並少佔地位。
- (二) 在上層的砲塔空處，用來作爲觀望台，吸收較多的人員儀器，絲毫無擁擠之感。

(三) 在下層的砲塔則可向上層開很大的通氣口，而無絲毫的危險。

(四) 爲減少重量和甲板上的地位，更使標的易於命中，艦身趨向平穩起見，前後兩個的觀望台大可省去。

要使主砲全然配合時代，尙得在兩方面加以改良。這就是第一儲藏的彈藥量宜增多；第二乃是砲的仰角必達七〇度，使改善砲架，砲身抬高。此點在目下看起來似乎是不值得過慮的事情，但戰艦若欲適應三十年間的無窮變化，例如以排砲來抵擋空襲，或利用毒氣來襲擊敵機的時候，這樣的佈置，實是極有益處的。

這樣一來，主砲的火力似已增加到最高度了，但在另一面，偵察機的增加擴充也是必要的企圖。祇是要完成這個目的，非要有航空母艦來維持其空中優勢不可。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可用比較小型的航空母艦一艘來代替附載飛機的戰鬥艦。每一艦隊附一母艦，把原來附載在戰鬥艦上的飛機都移植在母艦上去。

如是，偵察機羣當其未曾出發時大可減少敵方轟炸或砲火的侵襲而損毀，也決不會因下水或吊上時的拉力過猛受損。這些小型母艦大都具有和大型的母艦同樣抗拒飛機和潛水艇的施設，所以即使是遠離了作戰地點，尙有被飛機和潛水艦襲擊時，其危險已很少了。小型母艦還可搭載後備飛行員，放置後備飛機，以備萬一別隊的母艦受了損毀時的應用。

至於戰鬥艦一旦把附載着的飛機移去以後，便可除去失火的危險，減少一艦上火器與火器互相碰撞，避免擠軋，甚至使艦學專家在設計海上砲台更可專心賣力一點。本來在有潛艇分佈着的海洋上，或任意更改航線，在作戰時都是很危險的，何況是停下船來呢！假若能夠照上面的方法做去，戰鬥艦在作戰時就沒有停航，或更改航線，放下飛機等的難題了。無疑的，戰鬥艦經過這樣的更動以後，更爲一座超理想的砲台；戰艦和飛機亦危險大減；偵察機亦有了優良的飛機場，容納大量飛機，即在戰鬥時始終利用偵察機不息。

欲發揮主砲的威力，戰鬥艦是必須沒有飛機，驅逐艦，和魚雷艇的襲擊。所以在此點上，戰鬥艦必須架設强有力的砲位，使它堅固不破，並且裝載大量的彈藥。

爲加強砲塔內的火力計，五寸口徑的兩用砲只要稍經改良後，即可把它們放在架砲四門的砲塔內。它的優點約有下列七端：

- (一) 利用優良的砲位地點，使擴大砲火弧。
- (二) 鋼甲雖仍舊觀，但可更縝密地保護艦員，砲架，吊架，救火機，彈藥，電線以及甬道。
- (三) 砲位聚合一起，標的縮小。
- (四) 砲塔的面積雖然加大，但因塔數減少，使塔與塔之間的距離較大，如是即使一彈

命中，亦不致被燬兩個砲塔。

(五) 空氣調節設備，毒氣瓦斯防禦，軍火的供應諸問題，都可構造簡單，力求經濟合理。

(六) 爲使安全地，有效地長時期工作下去，指導員可以居留於砲塔的凸出部份。

(七) 塔內除了主砲和指導員居留後所騰留出來的空處，可以架上小砲。

這樣的砲塔每個戰艦中可以配備六個。它們的鋼甲或許太薄，吃不住大的炸彈或砲彈。但是由於它們是分散開來的緣故，仍可使它們受害的可能性減低到最低的程度。它們的鋼甲能抵禦由直接射擊而來的小型彈，或是大型彈的碎片。每隻戰艦中如適宜地把五吋口徑的兩用砲裝置在這種砲位上，再配以充足的彈藥，則一旦遇着了驅逐艦，高空轟炸機，或掩護登陸部隊時，就可以最高的火力應付它們。依據經驗的啓示：戰鬥艦假若遇着魚雷飛機，急降轟炸機或魚雷艇時，五口徑的機關槍就得以較多的小口徑的護以鋼骨的自動砲。這是因爲自動砲的口徑較大，較合適於遠程的射擊並能克服日益加強中的飛機的抵抗力。更因爲敵機和魚雷艇的來攻擊的數量日多，使用來對付它們的砲位也得增加到最高限度。爲防備彈片的威脅，不論高射砲手和高射機關鎗手都得有鋼甲來保護他們，此點則已是不爭的，最明顯的事實。當對付每分鐘以五六十哩的速度進犯的敵人時，時間乃是最要緊的因素。有時因爲

視線的惡劣，魚雷艇須在數秒鐘後才知道魚雷已經發出。所以在此點上，防禦砲火的欲使其收效迅速，乃是至爲重大的。

根據打野鴨時用散彈鎗比氣鎗更能收效的理由，我們假若能以十二門四十耗的自動砲合裝在一個砲架上，其火力一定可以大大增加。這種砲架實和前面所說的四門五吋砲的砲塔有同樣的優點。這種十二支管的砲架假若能充分配備，祇少可以裝置八具。如是則九十六支四十耗的自動砲，保護在强有力的鋼甲砲架上，配以無限量的彈藥後，直似密集的彈雨，足可襲擊低窺的飛機，魚雷艇，及爲掩護登陸的部隊計，可以襲擊陸上的步兵和坦克車。祇是如何擴大它們的砲火弧是個問題。十二管自動砲照理應該把它們放在甲板中線接近前後兩個砲塔的最適宜於襲擊的地位。祇是如是一來，指導員，鎗巢，和大小不同的砲塔，就得一連串地排列在艦首和艦尾的兩旁。爲使其能發揮最大的砲火弧起見，其餘的四十耗自動砲即應放在甲板的最上層。但此點在射擊飛機時，不免受桅桿，艦橋，救生艇，吊架等阻礙。

繫於高射砲在作戰時使命之重大，最上層的建築，實在有整個地把它改良的必要。例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利用可以隱藏起來的救生艇和吊架，短小的艦橋，可以伸屈的桅檣，卸下架設都很自由的無線電天線。凡是和航行上非必要的信號燈俱應卸去，因實際上，它們亦只有危害艦艇本身而已。最後並把上層的建築物，普遍縮小，使標的改小，並且不阻礙砲塔

下的小砲。

爲使合適各種不同性質的鬥爭計，彈藥室也似乎得有些小小的改革。有時候，若是遠渡海洋，進攻敵國的時候，凡是有海陸的飛機協助而戰鬥艦的實力較遜的守軍必得到悲慘的後果，此時就需要來說，大型砲彈的需要量必定少於高射鎗砲的需要量，以故高射砲彈的彈藥應充分多帶。反之，敵方艦隊在守勢戰時其實力一定強大，但在空軍方面，則只有海軍飛機協助，所以在彈藥的需要量上來說，宜多備大型砲彈而少備高射鎗砲的彈藥。準此來說，彈藥室的改革，必使它在戰爭時能依其性質，充分地把儲藏着的彈藥供給需用。近時的高射鎗砲損傷很快，在一次戰爭中需要多次的修理，所以在原則上必使調換迅速。要之，改良砲塔，改良修理程序，或縮短調換時期的種種是都可使戰鬥加速進行的。

軍艦要有厚的鋼甲，才能操勝券，實力才能超過對方。這一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經驗會啓示我們如下的數點：

- (一) 有堅厚的鋼甲作保衛，艦隊才可在任何距離內實施攻勢。
- (二) 有了和敵艦相等或比較優良的武器後，這時如配以堅厚的鋼甲，必可制勝。
- (三) 照戰術上講，戰艦必須有適當的水線下的保護或控制傷害的施設，始可以採取攻勢。

(四) 無論水戰陸戰，艦的兩端，救火設備，及砲塔等處都需要較堅固的鋼甲。更由於飛機進展之速，下列的兩個問題即突然嚴重：

(一) 偵察機輔助長射程砲作戰，使艦上的鋼甲不得不加厚。

(二) 轟砲猛烈，使艦隊必須注意下面數點的鋼甲：水平鋼甲，艦首艦尾，防禦砲，救火設備上的鋼甲，並改善水線上的鋼甲及減少損害程度的設備。

重要的部分，戰艦得有十八吋的鋼甲，其他部分也得依照比例逐步遞加。

明日的戰鬥艦在火力上，裝甲上，及彈量的儲藏上雖是大大增加了，但在速度上仍得時時注意。近代戰爭雖減低了速度仍可不損及作戰的實力，準此，假若能把速度遞減到每小時廿一海裡的話，則革新後的戰鬥艦，其噸位就不致遠過於四五〇〇噸了。

經過如上面所述的諸種改革後，這隻新型的戰艦，就有如下的性能：十六吋的大砲十六門，五吋砲二十四門，四十耗砲九十六門，儲蓄豐富的彈藥，十八吋厚的主要部分的鋼甲，大量輕鋼甲，減低損害程度的設備，每小時二十一海裡的速度，與夫四五〇〇噸的排水量。於是，這隻新型戰艦就具備了如下的優點：

(一) 主砲火力大，操縱便捷，擊中標的較小，而抵抗力較強大，故極容易佔得優勢。

(二) 因為偵察機有完備的母艦作它的起落處，所以當交火時各能盡分，不受阻礙。

(三) 五吋砲不但數的方面增多了，並且因有較大的砲火弧，堅厚的鋼甲，足夠的砲彈，和點線狹小的標的，故能以強大的火力來對付高空轟炸機和驅逐艦。

(四) 自動砲對於低飛的飛機和魚雷艇當能發出強大的抗拒刀，這是因爲它的火力強大，砲火弧廣泛，鋼甲堅厚，聚彈量多，並且更能在每一砲架上設砲多門，以高速度發彈。

(五) 觀望塔，空氣調節處，偵察機，救生艇和吊架等問題，都適當地迎刃解決。

(六) 在共同作戰或大舉進攻時，由於砲火強大，抵抗力強，且有大量的輕甲的緣故，效果更高。

這裏我們要談到的是驅逐艦。本來驅逐艦的任務是用了魚雷在日間或晚上襲擊敵艦。但到目下它的這種原來的任務，似乎已被人淡忘。倒是因爲它的艦身較小，駕駛輕捷靈快的緣故，適合於做別的工作了，因之在它的武器中，大砲的數量就佔了絕大的多數。今時的驅逐艦不但得在白天或黑晚隨時進擊敵艦，並且更須具備對抗飛機的能力。這種重心點的改換蓋因爲要想多用魚雷去得到大效果，及避免驅逐艦常常被飛機擊沉的危險。

要想改良驅逐艦，首先得把驅逐艦的兩面各放置每個能放射魚雷四枚的四管魚雷管三個；其次則是把藏有四個備用魚雷櫃，各裝在每個四管魚雷管的下面，使它即使在浪濤起伏的

海中，也便於裝置，且可攜帶魚雷達四十八枚左右。它的武裝配備假若能超出摩托魚雷艇十二倍以上，則可使襲擊更為合算有效，但欲如是，必得使用一六〇〇噸或更大的驅逐艦才行。

改良驅逐艦之所以不同於普通驅逐艦者，乃是因為它是沒有大口徑砲的，它的艦身太小，故不能稱為魚雷巡洋艦，但若稱它是魚雷艇，則又似乎太大了。所以比較合適的稱謂，即是魚雷艦。

此地當來設法加強它的抵抗飛機的力量。目下的驅逐艦都有一個缺陷，即是為應付長時間性的空襲計，它不能多帶專門給五吋砲用的笨重的砲彈。今日的艦隊最懼怕的倒不是高空轟炸機，而是急降轟炸機，所以若能多裝小口徑的自動砲倒是一舉兩得的事。小口徑自動砲不但砲彈輕，可以多帶，並且宜於突擊低飛着的飛機。至於要對付高空轟炸機時，他們就不得不依賴駕駛上的靈便，嬌小的艦身和大軍艦上的砲火的保護。

小口徑砲在和敵艦作長距離戰的時候，自是不適宜用的，但是由於決戰時，小型艦常處於半保護的狀態下；進擊時，雙方的艦隊又極迅速地縮短距離，所以即是不適於長距離的鬥爭，也是無關的。白天作戰，當用煙幕作掩護，再以短兵交鋒，如在晚上作戰時，也是如此。雙方既都在距離極短的情形下進擊，則小口徑砲在這種情形下一定合適，而能獲致優良的

效果。這些小型自動砲，火力強大，在短兵相接時，它可在極少的時間內把驅逐艦的艦殼擊穿，同時並能襲擊裸露着的艦員，把機械室，燃料櫛，彈藥室加以破壞，此種砲並又適宜於對付摩托魚雷艇之用。

做個結論乃是本來的魚雷艦將把四十耗的自動砲十二門，分裝在前後兩個六眼砲塔中，而把五吋砲廢棄不用。更由於這種砲彈的重疊較現代習用的輕三十倍，攜帶可大大增加。簡言之，假若我們能把「萬能驅逐艦」的空想頭放棄，索性專門注重它們的本來任務，我們就可得到極優良完密的魚雷設備，並能利用小口徑砲多帶彈藥，使其更充分適合於它的本能。此種魚雷艦是不能單獨作戰的，但若知這種任務是該由配有五吋砲的驅逐艦來完成時，即可知這種魚雷艦，其實並無妨礙。

欲使魚雷戰鬥力強大，我們必得建造魚雷艦，但假若我們要有一個小型的海上砲台，則不得不再建輕巡洋艦。此蓋由於任何數量的驅逐艦一遇砲戰時都可被一只五〇〇〇噸巡洋艦擊敗的緣故。想在一隻小型艦上同時裝起了大口徑砲和強有力的魚雷，其結果兩者必將都蒙不利。在噸位不大的小型艦上架設大砲的話，必定失去了構造上的平衡力，因此我們在需要遠距離的長射程砲火時，即得建造巡洋艦或速率迅速的戰鬥艦。再就魚雷艦的輕甲問題來說，魚雷艦自己的自動砲既可容易地摧毀敵方的驅逐艦，則敵人的自動砲當亦有摧毀對方的魚

雷艦的可能，此時若無適宜的鋼甲保護，就易鑄成大禍。進一步說，即使輕甲的配備是够合適的了，也因為戰鬥時危險性的增加，須時時注意。例如敵機的密集砲火，本國艦上的砲射碎片，甲板上或近地爆炸的砲彈片和炸彈片，以及敵方的驅逐艦或摩托魚雷艇的砲火。現代驅逐艦在遇着這種危險時常能削弱它的戰鬥力，然而關於此點祇要能把輕甲適量配備即可把威脅除去。

這種小艦必要在水線上，機械間和彈藥室，砲塔，魚雷架上，以及艦橋之類東西上加以輕甲，它雖不一定和巡洋艦之類有同樣堅厚的鋼甲，但也得有和牠們成爲正比例的抵抗力。因爲能如是，則化費有限而繼續戰鬥的機會則可增加一半。

此外，魚雷艇尙有許多難以覓得妥善解決的危險性，須待它自己去迎承。關於此點，只得設法使它的駕駛靈便，速度增加，並縮小標的，以減少其危險性。

在大戰的時候，魚雷艦是必須設法逃避排砲，魚雷，或是敵方的驅逐艦，尤須注意和浮昇在水面上的潛艇互撞。因此之故，駕駛必力求輕靈便捷。但若要達到這個目的，設計上必須注意速度的減低，縮短並加闊艦身，改善舵扣以使舵的動作加速。速度的減低，艦身的加闊縮短，對縮小標的的一點上很可收相當的效果。尙有一個辦法則是移置指導員，把上層建築物縮小。艦橋放低的結果似乎對不做長距離砲戰的軍艦並無若何不便，反之，夜間若能在

接近水面的地方更能發覺潛望鏡，白天則更能發覺敵艦。魚雷在晚上作戰時，將是一種好武器，此蓋由於夜間的光線，過於惡劣，若再加上眩人眼睛的砲火，即如大砲所發出的火光，必將使瞄準性大減。因此晚上作戰，儘先施用魚雷，大砲僅不過是種後備武器耳。

這種戰術，優點很多，例如首先是用魚雷作戰。它沒有火光，假若用了大砲，則耀眼的火光，一定會使數里以外的敵艦窺見它的出發點，因而洩漏軍艦的所在地；其次則是驅逐艦在猛烈的砲火下，或許會屹然不動，但依照經驗，一隻魚雷可以擊沉驅逐艦一艘，一對魚雷則可擊沉現代配備的任何驅逐艦。這種突如其來的致命打擊，最易使敵軍喪魂落魄。

魚雷在水面前進，毋須大量炸藥，蓋通常它在八呎左右的水面下行進時，其方向時時容易變動。假若我們定它們的射程是八百碼的話，即可把準確的速度控制器省去，因為它的控制並不需要若何精確。若再能把空氣瓶除去，而代之以比較簡單的機械，則其代價，重量，和面積定可減輕不少。並且，短小的魚雷常可在很短的行程中就穩定方向，不致因一絲一毫的動盪升浮致只在近驅逐艦處的下面射過。製造魚雷爲使製造商減輕成本計，原毋須精密的技巧。假定現下能造一種直十五吋，長十二呎，火藥室重量一五〇磅，速度四十五哩，行八百碼的魚雷的話，則此種魚雷即可成爲一種最優良，最有特殊用處的武器了。

再，若能把一隻各置四管的魚雷管，各放在每隻魚雷艦的兩旁，下面附以四隻魚雷的支

架的話，則非但不需多的費用，且所佔的面積和重量亦不甚大。但一若在煙幕中遇到了敵艦，在黑夜中或重霧中發覺潛艇浮在水面上時，此種十五吋的魚雷即能狠命地發揮威力。總之，它們的代價和噸位並不大，而它們所給予艦隊的戰鬥力則非常驚人。

至於設置深水炸彈，除了把五枚放在後面的拋射管中，兩枚放在Y形管中外，尙得把一整套放在彈藥室中，備而不用。在瞄準潛艇出現的地點後，五枚深水炸彈即能依着鑽石形式投在海底，而此時投射管中則尙騰着兩枚，以備緊急時之需。此種設備不但已足夠在發現潛望鏡，或能用聽音機準確地覺察潛艇的位置時之需，並且更能使砲戰或空襲時減少危險。它們總不應多帶武器作正式砲戰之需，須知此種工作只好讓有特殊配備的軍艦來完成之。

假若把魚雷艦的速度降低後，則上面所述的諸種改革都可一一實現，而它的艦身仍不致過分加大。若未來的戰鬥艦的速度是二一哩的話，則明日的魚雷艦速度即可降到三二哩。

速度減低以後，不但使噸位也得減輕，並且更可使艦身的闊度增加，長度減少。增加闊度，縮小上層建築物，和放低砲位都可使艦殼靈活，駕駛穩捷。而且這種靈活和穩捷，由於薄甲和魚雷數量增加的緣故，是決不可少的。

重視魚雷而輕視大砲，增加鋼甲而減低速度，都可減少配備的體積，建築費和修補費；更因為設備較少，騰出來的空間增多，可以生活上覺得寬暢自由些。此點亦是戰時工作比較

繁重的艦艇的重要優點之一。

改良後的魚雷即有下列的特點：二一吋的魚雷四十八隻；十五吋的魚雷十六隻；四十耗的自動砲十二門，配以大量的彈藥；Y形的投射管一具和深水炸彈十四隻；三二哩的速率，以及一八〇〇噸的排水量。它更適宜於目前的戰爭，因為它具有下列的多種優點：

(一) 它可以避開空襲的威脅，直接增多參加艦隊作戰的時機。此點蓋因為它具有特別宜於對於急降轟炸機的塔砲，足夠的彈藥，抵抗力加強的艦殼，較小的標的，以及駕駛上的靈便。

(二) 它能施放多量的魚雷。魚雷的放置較便，速率較高，若再以短射程魚雷為其輔助，在作戰時更可發生較高的效果。

(三) 在黑夜進襲時，由於艦殼縮小，短射程武器的火力強大，更有備用魚雷，改良艦橋，使駕駛靈便，效果增高。

(四) 改良後的魚雷艦，其抵抗力顯然是依着造價而增長着，它已補救了各種艦艇必須相互依賴的弱點。它可不斷地促進攻勢，不斷地困擾敵方的敗退艦隊。

這樣所闡述的戰鬥艦和魚雷艦，只不過是舊瓶裝新酒，即是舊理想配以新組合的東西，以故毋須再加長時期的試驗。凡以上所說的改革並非出於創制，或許在實際去做時尚得好好

改正一番，但在大體上只要能夠這樣去做就更可適合未來軍艦的狀態了。這意思並不是說根本的改革決不需要，乃是改革也得以技術和速度爲其先決的條件啊！

六 魚雷·水雷·炸雷

在今日的海軍中，我們可以說魚雷乃是最主要的攻擊武器。今日所稱的魚雷艦艇，大都是指魚雷艇，驅逐艦，潛水艇，高速魚雷艇等。他若敢死隊所用的特殊潛航艇，也應歸入此類。所以，範圍說得廣泛些，甚至掃海艇，驅潛艇，敷設艦艇等，也都可包括在這之中。

魚雷的成爲海中的霸王，是遠在一百七十餘年前美國獨立戰爭時。在南北戰爭中，南軍則以敷設水雷之故而得到很大的效果。魚雷的被採用作戰，雖是如是之早，但其正式有「魚雷」的一詞，則奠定於西歷一八六六年澳人懷德海斯氏的慘淡研究的結果。

魚雷不但是像魚，並且又像一支雪茄。它的光滑的外形，看去似乎非常簡單，而實則它的內部的構造是頗爲複雜的，正如上面所述的，一世紀來，魚雷本身已根據了多次的作戰經驗，而改良到至善至美的地步。它已堪與大砲相互媲美，一躍而爲海戰中的主要武器。它不但搭載在水雷艇和驅逐艦上，且更發展到搭載於飛機，潛水艇，及高速魚雷艇上。因此，魚雷在今番的戰爭上，自然更形重要了。

測量一隻魚雷的大小，是以裝着高壓空氣的氣室，亦即是魚雷的直徑最寬的地方爲準則

的。假若該處的直徑是三十六種，那末即可稱爲三十六種魚雷。魚雷的直徑，隨着戰爭的進展，逐次加大着。例如當甲午中日戰爭時，日本用的魚雷是三十六種，在日俄戰爭時，則改爲四十五種，距離可達三千公尺左右，首屆大戰時，各國的魚雷已進展到五十三種，射程達一萬公尺以上。而在此番，則六十一種的魚雷是司空見慣的了。

魚雷的長度，是依其直徑作比例的，約是一與十三的比較，直徑愈大的；其長度也愈長。普通一支四十五種的魚雷，有五米長，而六十一種的，則有八米半左右。照目下的市價來說，一隻魚雷的價格，總在儲備券十五萬元以上的。這樣高價的魚雷，欲在平時隨便練習，確不經濟。所以海軍在試練時，總是以一種特種魚雷，裝以炒石來代替，或用木質的魚雷，使其在相當距離後，仍能浮起水面，供下次再用。魚雷的價格，雖是如是之高。但若射手的技術高明，航走的速率又極平穩勻稱，則一隻價值數千萬元的敵艦，就可致之死地，很難倖免了。

魚雷內部的構造，雖是繁複，然而作爲它的主要部分的，也不過是炸藥，推進機械，操舵裝置等三大要素。內面的頭部，氣室，液體室，機械室，浮室和車室等六部則是用來包容這三大部分的。除了機械室可以讓水侵入外，其餘的部分都得嚴密封密起來。

讓我們先來說魚雷的頭部吧！魚雷的頭部，是裝着猛烈的炸藥的，如黃色藥及T·N·

T之類。最初的魚雷，與其說是像魚形，倒不若說它像卷葉形來得確切。這種形式，使其在頭部的炸藥儲藏量大大減少。所以現在已改爲圓頭了。魚雷所裝的炸藥，是由它的大小而定的。最大的魚雷，約可容納三百公斤，即是最少的，也可裝上一二〇公斤。

「爆發尖」是促使魚雷在命中敵艦後立刻爆發的主要器官，其構造，則和砲彈的「發着信管」相同。一枚魚雷在放射後，向水中疾走時，它的保險機已經脫開，爆發尖的上下左右四方，則都伸出了許多觸角。敵艦不論碰到哪一根觸角，都可使魚雷即刻爆發。

因魚雷之出現，使軍艦的防禦益趨鞏固。各國一致拚命地設計二層船底及三層船底。新近落水的戰艦，復在它的四週設置魚雷防禦網。而新式魚雷的頭部也因此裝上了破網的器械。

推進魚雷使其前進的，是一座小巧玲瓏的引擎。它的主要的設備，則有壓榨空氣，清水，汽油，發動機，和尾部的推進器等。老式的魚雷，其原動力是賴着空氣的壓榨直接推動引擎。但因使用後的氣體，得向外排洩，以致在駛進時的後面起泡，容易使敵艦察出發見而逃避。新式的魚雷，就無此種弊點。它是以空氣的壓榨用作點火，使汽油燃燒，發生高溫碳酸氣，和空氣中的氮氣相混，噴入清水，產生蒸汽，以之爲推動魚雷的原動力。

製造蒸汽的機械叫「加熱器」。「加熱器」的發明，在魚雷史上當是永不可磨滅的一頁

。倘若沒有加熱器的發明，恐怕到了現在魚雷已成為歷史上的名字，而永遠被陳列於博物館中了。

魚雷在水中航行的速度和其射發的距離，魚雷的大小及戰術上的利用有着密切的關係的。一枚剛從發射管中發出的魚雷，因在航走時需要清水及空氣之故，比重比較增加。普通四十五裡的，約重〇·六九噸，六十一裡的約重二·二噸。又若同樣的一個魚雷在近距離航行時就可以高速航行，若用低速度航行時，則能走較悠長的途程。以故魚雷的速度是和它的航走距離成爲反比例的。據專家估計：目下最大的魚雷，若其發射距離是一〇〇〇〇米的話，那末每小時可有三十海里的速度，反之若其行程增加到二〇〇〇〇米，則每小時只有二十海里的速度了。

鑒於魚雷速率的緩急，以及現時代艦隊速度的增高，戒備的嚴密，欲以迫近敵艦施放魚雷，總不若等候敵艦自動地駛入魚雷有效距離後然後加以襲擊的來得爲尙。一個魚雷在航走的時間就攔得長以後，命中率必然大減。因之若使敵艦自動地迫近魚雷，然後再以高速率向敵艦射去，則其命中的可能自當益發增大了。

魚雷的尾端尙裝有推進器兩個，每個上面都裝有四個葉子。它們都是依着相對的方向旋轉着，所以能使魚雷保持着正確的方向。此外，欲使魚雷發射後，能筆直，或依着預定的曲

線航行時，必賴「操縱舵」的輔助。當然這是須在放射以前加以調整的。

除了「操縱舵」外，每個魚雷上還必須有一個用來保持平衡的「深度機」。「深度機」在日俄戰爭時代尚是一種秘密的武器，儲藏這機械的地方則叫「秘密室」。就是海軍自己，除了當事者外，也是不得而知的。深度機使魚雷的進行保持一定的深度。如若要魚雷上升，就可操縱尾部的水平舵向下；反之，則可把水平舵向上使魚雷下沉。其深度，是以敵艦吃水的深淺而定的，普通大概都在五米到七米之間。深度機使魚雷在水中航走時，既不沉底，又不浮至水上，在行駛上實有極大的便利。

「發射管」是發射魚雷的工具，它的裝置可分水線下及水線上的兩種。在水線下的，名曰「水中發射管」，其在水線上的，叫做「水上發射管」。戰鬥艦和巡洋艦，常以魚雷為輔助兵器，故其發射管都裝在舷側的下面，換句話說，即是水中發射管。通常它的構造是不能旋轉的，故和艦首的方向成爲直角。這裏值得注意的，乃是艦船在高速航行時發射魚雷，則魚雷每因強大的水壓而有遭折斷之虞。爲防止此種意外的損害起見，發射管的外部，又裝上一個盾形的鐵板，作爲緩衝。每當魚雷欲從船側外突出時，鐵板外張，減低水壓，等魚雷整個入水時，鐵板復閉，讓魚雷自己在水中進行。

潛艇的發射管，也是裝在水中的，但其數量，遠較戰鬥艦和巡洋艦爲多，艇首艇尾，左

右舷側都各裝若干管。它在襲擊敵人的時候，可以同時把數門魚雷一齊射放出去，或者，則可僅僅發射其中的一門。其發射管可以左右旋轉，欲使魚雷向發射方向直進，或在某種角度下面的發射線前進，都可在施放之先加以調整的。此外，若驅逐艦，水雷艇等的發射管，雖也和潛水艇一樣，能左右旋轉，襲擊由任何方向而來的敵艦，但這些艦艇都是以魚雷為主要兵器的，故它們的發射管，也和大砲一樣是裝在甲板上的，亦稱「水上發射管」。

此番大戰中，又有「空中魚雷」的出現。其實所謂「空中魚雷」，並不是獨擋一面的發明，它祇不過是以不同的方法來使魚雷的使用，更趨有效而已。把普通的魚雷，掛在飛機的腹下，俟飛近敵艦，在海面上將魚雷投下，以縮短魚雷的航程，增加其命中率。用來射放魚雷的飛機，叫「雷擊機」，即以輕轟炸機充之。施放的魚雷，則因為要在二三十米的高空上投下，為避免因受壓力和振動而起的變形或破裂起見，其構造要比普通直接在水中射放的來得堅牢些。

「炸雷」，這或許已是不被我們習知的字詞。它是上次歐戰時的武器，專門是用以轟炸潛艇為能事的。炸雷的爆發，是根據水壓逐漸加重的原理的。炸雷由上面擲下，一入水中，即刻下沉。同時水壓亦即刻加重，達到一定程度，它的爆發機關亦起了作用，因之自動爆

發。假定這爆發的周遭正是潛艇的所在，則這潛艇就有給炸雷炸沉的可能。

炸雷的炸藥，大都是被容納於一個圓筒形的鋼製物中，其重量約在三百磅左右。這三百磅的炸藥在炸裂的時候，若從爆裂的中心點算起，則十八公尺的距離內的四周事物，很難倖免。即是在此範圍以外一些潛艇，也可能因其劇烈的爆炸，而使其內部的機件震壞，失去它的進退機能。

要使炸雷在某種適當的距離發生爆裂炸用，乃是全憑着它的巧妙的機關的。這機關雖沒有像魚雷般地製造得複雜，但在投下之先，也可任意調度，使其得心應手。

投擲炸雷的方法，一種是趁着潛艇襲來的時候，暗暗地在艦艇上發着機紐，把炸雷滾入海中，等到潛艇近的時候，炸爆亦已達到了爆發點。另一種則是利用「投射砲」。投射砲常是被裝置在艦船的甲板上，那粗而短的砲口稍向外側。艦員先得把碗碟般的有柄的東西，裝在砲口內，然後再把圓球形的炸雷放在這上面，闖入有潛艇出沒的場所，燃起火藥把它發射出去。它的射程普通都在五十公尺內外，所以是非常短促的。

裝載炸雷的艦艇，多數是驅逐艦，或是驅潛艇之類的小型快速船隻。武裝的商船，也有裝載炸雷的。有時則以飛機低空盤旋，趁機投下炸雷轟擊潛艇的。

X

X

X

X

水中襲擊的武器，尚有一種消極性的攻擊法，這就是施用水雷。水雷的構造，雖遠較魚雷為簡單，但其形狀却是大致相仿的。

水雷的敷設者，常勘測地段把水雷埋在敵艦進出無常的海中。當事者若是專以轟炸水上艦艇為目的的，則祇須把水雷埋在它吃水的深度處就是了。若是用來對付潛艇，就無如是簡單。因為潛艇航行的高下，並無一定，欲使水雷有觸及潛艇子以致命打擊的機會，就非把水雷由直線向海底敷設下去不可。潛艇雖可浮在水上，亦可沉在水底，但這樣一來，潛艇的命運就危險得多了。

敷設水雷艦艇，以前即是用普通的水雷艇帶着三五枚水雷到海中去敷設，但近時則鑒於戰爭工具的日益進展，各國都有敷設艦的製造，一次可以運載多量的水雷。有時又欲使深入敵處俾敵人的艦艇能受無名之災起見，復以特殊的潛艇裝載水雷而去，或利用飛機把水雷在降落傘上投下。所以昔日的水雷是防守性的，也是消極性的，而在今日則一躍而為積極性的，攻擊性的了。

在首屆大戰的時候。德國潛艇在海面中出入的猖獗，頗使聯軍難於措手。當時美國在參戰之初，即着手製造許多水雷，以遏阻德方潛艇的勢力。在此整個時期中，單是英國一國所用的水雷已達二十萬之多，美國在短短的參戰時期中，亦已用去了十萬二千枚左右。當時封

鎮北海的水雷網，自南到北，竟達十五海涅到三十五海涅。德國潛水艇欲通過這些水雷網，就須化上一小時至三小時的航行時間不可。假若在水底航行，更須再加兩倍的時間上去不可。

「無線電水雷」亦是首次大戰時的發明物。它的製造除爆炸部分外，尙散佈着無數的電線，似手掌般地飄曳在綠水之中。任何艦艇，雖不一定觸及水雷的本身，但只要和像手掌那樣浮在海中的無線電傳受線一接觸，就會立刻使水雷爆發，把艦艇擊沉的。

七 剽襲艦作戰記

這還是首屆大戰時的故事。就時間上來說，或許它已是並不十分新鮮的了，但就涵義上，尤其是把這位海上英雄羅克納氏提出了以後，它是仍充分地表揚着日耳曼精神的。「戰爭勝敗的關鍵，不在砲火的精良與夫體力的強弱，而在乎作戰士氣的消長」！觀乎那次剽襲艦人員的勇猛作戰，與夫羅克納氏寧爲玉碎不欲瓦全的作戰方策，深覺其語的不謬。

今日的海軍就其數量來言，英國是堪以自詡爲強大的。但是我們既知「海上霸王」並不一定決定於龐大的海軍而在乎奮發的士氣時，則我們對大不列顛的皇家海軍實了無懼色。即在這次的歐戰中，挪威一役，德國以弱小的艦隊，使英軍退避三舍，即其明證。有人或以爲日耳曼海軍之所以會獲勝的原因，是由於強有力的空軍作其後盾的緣故，但也未必十分確當。德國海軍在數量上或是較少於英國，但在質地上，個個都是精悍；不但是訓練有素，並且智勇俱備。作戰時勇猛過人，並且一刻不忘軍人的道德。德國海軍戰鬥人員深信海戰和陸戰有不同之處，如敵方一經潰敗，不但不應再加攻擊，並且更應本人道主義的立場救護之。作戰的文明和野蠻，於是立判。而我們對該時羅克納伯爵作戰時致力表揚這種人道精神的一點

，尤使我們無限欽佩。

羅克納伯爵 (Captain Count Felix Luchner) 之被日耳曼人民推崇為「海上英雄」的緣故，那是非常簡單的。他在第一屆大戰爆發以後，即乘德國海軍之剽竊艦「海鷹」出沒於大西洋中八閱月。果敢的作為，固使我人佩服，即在戰場上，也繫有重大的關鍵。

X X X X X

羅克納伯爵原出身於德國貴族。幼小的時候，心懷大志，就和常人不同。父親對他，當時會寄以無限熱望，深盼他做個軍官，為國家馳驅。無如羅克納在該方面偏難造就，他性好冒險，探奇航海的心理遠過於在學校中孜孜攻讀的軍事科目。所以這志願適與他的父親違反，十三歲時，在莫奈何的情況下，他悄悄地離開了家庭，出走了。

於是年幼的羅克納於是時起即得與生活搏鬥。離鄉背井以後，即隱姓改名在漢堡找事做。不過依照德國的慣例，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如向外求業，必於事先得到他父母的許可。羅克納那時雖有志在船上當着水手，作他日遠涉重洋的準備，無如他是一個因反叛而出走的孩子，誰肯來照顧他呢！幸虧天無絕人之路，他結識了一位年高的水手，由他的紹介，他才得入往來於漢堡及澳洲間的俄國大帆船「耐奧俾」號中服務。

羅克納當時情緒的熱烈自不待言。但當他服務不久以後，即知船上風味，實在是並不十

分美滿的，諸凡一切最污穢，最繁重，最困苦的工作都得由他一人來做。稍一不慎，則又立遭鞭撻，那時他在肉體上，精神上遭受的苦痛，真是一言難宣。有一日，他因張帆不慎，跌入水中，那時波濤汹涌，船長則置之不顧。這時若沒有同伴們激於義憤，不來營救他，也許羅克納已早葬魚腹了。

船到目的地以後，年輕的羅克納始知停泊在佛利曼特勒港內的德國帆船船員，其待遇與「耐奧俾」比較起來，真是天差地遠好得多了。於是他就心懷異志，時想偷逃。

從那時起，羅克納的生活時時趨於多樣性，這期間，他曾給英國旅館中當過助手，加入救世軍，管理燈塔等職務，但對航海生活仍時時不忘於懷。他在充當燈塔管理員時，生活稍稍好轉，但又因他和塔主的女兒有了曖昧的嫌疑，而遭到解僱的厄運。他那時的淒苦生活，我們不難想像得之。

離開佛利曼特勒港以後，一度投入奧哥斯大港的鋸木廠中工作。後來則又把離家時所帶的掛錶向挪威人換得了獵槍，準備以獵狩度日。繼則以所得不够生活的緣故，被僱加入印度魔術團中。對於魔術，羅克納其實是並不感到有興的，祇是日積月累以後，難免學來了些小技，復因魔術團的周游活動性上，得在澳洲各地盤桓，此兩點於羅克納以後的成名實有很大的關鍵。當魔術團抵布利斯班時，仍不忘加入航海，充當水手的素志，於是就轉入英國的帆

船內工作。每遇空閒，則以打拳頭，練武術自遣。

在這時期，羅克納在拳術上的造就，實是驚人的，竟有人見了他的膽壯力大，想出資培植，使他成爲一個職業拳術家。但羅克納是無動於中，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一個航海家，而不是一個拳術家。

機會之來，似乎使羅克納的厄運稍有轉機。那時美國帆船「金岸」號正在招收水手，他即以體格雄健，任事幹練而被錄取。誰知「金岸」號在行經舊金山，靠近火奴魯魯時，他幾乎被暗殺黨暗殺了。他無可如何之下，只得脫離「金岸」，回到舊金山去。命途多舛，莫過於此時。

那時加拿大，西雅圖的漁業極盛，他認爲有利可圖，又結伴同去。終被英國當局拘留下來，關在教養院中，認爲其年齡尚輕。羅克納伯爵在描寫此時的情景，則是這樣說：「假如英國人已知道我以後必有果敢的作爲，則他們把我關在教養院中的限期，一定要延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看來在那個時期，羅克納伯爵的生活是註定他該苦的吧！出所以後，即在英國四桅帆船「平馬」號中充任水手。但當在赴利物浦的途中，風浪大作，本來預計一百八十天可達的旅程竟在二百八十天以後完成。於是飲食大起恐慌，病斃餓斃的共有六人之多。羅克納雖免於

一死，但抵岸以後，也病骨支離，不得不返漢堡休養。後來又在德國帆船「凱撒」號上服務，常常來往於北美，南美，澳洲及英國間，生活稍稍寧止。但復以船上發生風浪，腿部骨折，在紐約療養。其後又在加拿大「飛魚」號上充水手，遭如「凱撒」號上的同樣命運。囊中金盡，不得不降格替一個印度黑人工作。

羅克納自脫離印度黑人，在德國砲艦「豹」號上服務時，他的生活似乎略形好轉。他常把親身遭遇的苦衷，細細地訴說給他的同鄉聽，得到了他們的莫大同情，願意幫助他。後來又在「奴佛斯柯第」船上任水手，墨西哥充當兵士及耕耘，又在委拉克路斯的煤油船中服務。最後則在一家挪威船公司中服務。伯爵的挪威語，就學會於此時，此點對於他後來的事業亦出入很大。

羅克納數年不回漢堡，雖思鄉彌切，但在事業未竟以前，他決不欲與雙親晤面。他一意想遵從父親的期望，做作海軍軍官，於是就把積蓄着的三千六百馬克充當學費，入海軍學校求學。他勤勉過人，考分常列優等，大為師長器重，認為是可造之材，畢業以後，改正原名，正式在海軍中服務。正巧那時伯爵的叔父亦在海軍中任上將之職，因看到了羅克納的怪熟的名字，立刻召來晤談，才恍然大悟。依照德國海軍部定章，伯爵尚須在商船上服務兩年，才可在德意志皇家海軍中充當軍官。自然從這時起，羅克納伯爵的生活已入於安定的狀態。

兩年的期限，是迅速的度過了。

X

X

X

X

羅克納伯爵任海軍上尉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他奉命供職在戰鬥艦「皇太子」號，參加斯喀基爾拉克之戰，得到良好的戰果。

羅上尉的開始從事襲擊戰，至今猶被全德國人民念念樂道者，也在那時開始。海軍司令部命他為帆船司令，和英國作戰襲擊戰爭。當時適有一艘美國帆船，以違章被德國沒收，海軍當局即把它改名「伊爾瑪」號，由上尉率領。這「伊爾瑪」號其實即是著名的襲擊船「海鷹」號。起航之初為欲安全地通過北海與大西洋間的封鎖線起見，曾經一番週密的化裝。船內滿載木材，偽稱是挪威籍帆船。羅克納氏本來操得一口好挪威語，此時即大顯身手。出發時同行的夥伴雖不多，但大部分的人員都能瞭解挪威語；一句不能懂的，則事先約定：一遇與敵艦接近時，必須立刻藏起。更為使敵人相信其確是商船計，選定了一個適宜的水手化裝為「挪威夫人」伴行。舉凡船上所陳列的東西，純粹都是挪威貨，使得容易取信。「海鷹」號除此以外，尚有舊式砲兩尊，以便一遇機會可乘，就得襲擊；艦上還裝有許多艙位，給被俘的敵國水兵居。因為日耳曼當局雖在戰時，也抱定這種宗旨：德國的作戰，並不是和敵國的人民作戰，乃是在和敵國的政府作戰，所以凡是軍艦一經擊沉，手無寸鐵的無辜敵人，都

應設法撈救，給他優渥的待遇，不忘軍人的道德。

X

X

X

X

「伊爾瑪」號出發後第一次遭遇到的檢查，是由大西洋通過法羅羣島時。那時英國輔助艦「報復」號迎面而來，叫「伊爾瑪」停駛。羅上尉於是立刻命不懂挪威語的船員躲在艙中，一面則預備了大量的炸藥，準備一被敵艦看到破綻時，立刻自行擊沉，不給它落入英國人的手中。

這樣週密的佈置，使英國的海軍官佐幾不能辨別真偽。當查閱航海日記發現在某處停泊三星期而不詳述理由時，「伊爾瑪」的舵手碰到了嚴厲的責問，但終因應付有術，一切得化險為夷。那舵手從容地回答說：

「我們所以要停泊三星期的原因，那是因為我們得到了公司方面的警告，叫我們暫時不要駛出，恐遭德方襲擊的緣故。先生！你難道還沒有知道德國的剽襲艦「海鷗」號和「海鷹」號以及十五隻潛水艇都在大西洋中活動的事情嗎？這件事是我們接到公司方面的警告後才知道的。我們所裝的木材，原是裝到英國替貴國應用的，所以一聽到德艦在大西洋中施虐，就恐懼萬分。」

英國官佐們聽了這項表白，疑竇頓釋，但為取得上級機關的許可起見，必須在一小時半

後得到英艦的命令後，才可啓碇。這使當時「伊爾瑪」的一名水手心驚膽戰，以為事情業已敗露了。就戰兢兢地自言自語說：我們已沒有性命了！誰知這句話不說猶可，說了就釀成大禍。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幸賴羅克納說明了誤會，一場虛驚，才告段落。

×
×
×
×

脫離危險以後的「伊爾瑪」號，仍向南行駛，同時偉大的戰果亦逐漸產生。當駛近直布羅陀海峽時，英國「格雷地王家」號正裝了五千噸煤塊疾馳而來。「伊爾瑪」遙遙望知這是敵船，就扯起了戰旗，轟然一聲，把它葬身海底，船員二十六人則仍救起後，好好收養。再向南進，把裝糖四千五百噸的「隆弟島」號，法國帆船「查理古諾」號，「恩通義」號，加拿大三桅帆船「伯賽」號，義船「佈爾諾斯艾理斯」號等五艘擊沉。

在這個區域中，「伊爾瑪」又遇到「平馬」號迎面而來。「平馬」號是羅克納伯爵以前服務過的英國四桅桿帆船。今茲不期而遇，未免有動於中，但羅伯爵是深明大義的人，事事以國族為先，所以仍處斷然的手段，給它遭同樣的命運。此外尚有滿載糧食的「不列顛自由民」號，「霍輪格特」號，法國帆船「陸斯福克」號，「杜潑萊」號等，亦被擊沉。綜計在八星期中，海鷹號的剽襲成績在數量是擊沉敵性帆船十一艘，噸位已達四萬噸。

德國軍人的作戰，既一本人道主義，所以八星期來，「伊爾瑪」所收容的俘虜，也不下

二百六七十人之多。在「海鷹」號上，實已有人滿之患了，於是船長就決計把所有的擄獲者設法釋放。此時法國帆船「千布隆」號經過那裏，就叫他們乘該帆船以去。全體俘虜聽了這話，其衷心的愉快自是不可言宣。臨別時大呼：「海鷹」號萬歲，表示感謝。

「海鷹」號在未入太平洋之先，曾遭遇到英國輔助艦的襲擊，幸虧逃得迅速，化險為夷。既入太平洋以後，「海鷹」號就接獲了英國方面的奇特謠傳，說是這隻神出鬼沒的「魔王」，已被英艦擊沉了。英國方面發出這種電訊其實也並非沒有理由。因為那時在「海鷹」號上被釋放的俘虜已在巴西首都登陸。消息一經傳出，南美，紐西蘭，澳洲及好望角諸地的船隻，都裹足不前。保險公司都趁此機會，增高保險的費用。英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因為要壓低保險費，同時使給養不致中斷起見，就撒了這個大謊。其實這時「海鷹」號仍是安然地巡弋在海上呢。

海鷹號在接獲這個神秘莫測的無線電訊後，也用了巧妙的詞句，施以報復，他們說：

「救命！救命！德國潛艇！德國潛艇！」拍出了這個無線電的結果是：保險費大漲特漲，敵性船隻更不敢自由行駛了。於是數星期中，在耶誕島附近又擊沉了「祥生」，「馬尼拉」，「斯拉特」等三隻美國帆船。

X

X

X

X

羅克納伯爵率領的「海鷹」號，它的燦爛的戰蹟似乎至此已可告一段落，但是此處則尚有一段壯烈的事情足資宣揚。這就是「海鷹」號自經過長時間的航行後，因鑒於新鮮糧食飲料的缺少，病患紛起，不得不在附近的小島上登陸，以資休息，同時又因遭受地震震巨浪的衝擊，把停泊着的「海鷹」號毀損很重。羅克納伯爵於是不得不設法建一艘小型的「皇太子妃塞息力亞」號，預備借船員五名，乘船去襲獲較大的船隻。但駛行二千三百多海裡後，遇了大風，只得避入華克夏島中。那時島上正有一隻兩桅桿的帆船，伯爵就佯稱美國人，想等到這船駛到海中時，設法據為己有。誰知道船剛欲啓碇時，忽有五名警察上船調查。伯爵在這時或許只要以手槍及手榴彈之力，可以免除厄運。但日耳曼軍人即在極度危險時仍不變他們的超特的風格與氣概的，他們明白軍人的道德：全體德國軍人的令譽決不能因少數軍人的求生而破壞，一個身穿便服的衛士，是不能反抗軍警的。於是這位不可一世的海上英雄羅克納氏連同他的五名助手，束手就擒，被禁在蘇瓦的監獄中。

x

x

x

x

羅克納伯爵困於圈圍中的消息一經傳出的後，訪問者就紛紛而至。從訪問者的口中，他知道各方搜尋「海鷹」號的，已三個月了。在被禁期中，伯爵身失自由，先與其餘被擄同伴隔離，繼又被押到紐西蘭的集中營去。這時所受的慘痛，真是一言難盡。伯爵於是暗中結識

同志，偷乘馬達小艇「真珠號」潛逃，想再度效忠祖國，但因事機不密，給英輔助艦所獲，被押到奧克蘭監禁，伯爵身受鐵窗風味，直到大戰完了為止。

另一方面，本來留剩在摩配里島上的伙伴，因獲得法國之大帆船「幸運」號後，已離開該島，但因觸礁後，在斯里特島為智利總督所見，盡其心力，把他們獲送到智利，直到大戰告終為止。

x

x

x

x

羅克納伯爵幼年時的堅毅不拔，孜孜向上，從事海軍生活後的再接再厲，為國犧牲的精神，與夫注重人道，仁慈為懷的風格，實可作今日海軍的楷模。「武器是一事，精神是一事，」看了伯爵的事業，「海鷹」號的威名，更覺這話的含有至理。

八 掃雷艇作戰記

德國海軍掃雷艇中的工作人員們，都是一班勇敢伶俐大膽敏捷的青年。由於他們所履行的艱苦神聖的職務，各水手們因此常自負爲「天神天將」。即使有着極重大的危險當前，這些工作人員都是絲毫不存一些恐懼的心理，只是不顧死活地奮力達到和完成他們的任務。從司令官一直到最下級的水手們，團結一致，形成一羣不爲任何患難所驚慌，天不怕地不怕的「敢死隊」。

掃雷艇上的工作是掃除水雷，從它的名字就可以立刻很明瞭地看出它所要完成的任務。許多掃雷艇都是整天整夜，一星期二星期，甚至一月二月地在海中四處游蕩，以尋覓威脅船隻航行而潛伏在海中的水雷，牠們在每一秒鐘都有撞到水雷而被水雷炸裂的危險。他們不但要到處尋找不易發現而極危險的圓形或是不規則形狀的金屬球，並且還要探覓敵方的潛水艇及在海中其他的種種活動。

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期，掃雷艇已經到處出現在各方面的海中來幫助戰事的開展。戰後亦每年在海中擔任警衛的工作。到波蘭戰役時，掃雷艇又在波羅的

海中發揮出牠們的精神，以後又在北海中繼續不斷地擴大牠們的活動範圍和警備工作，以至於今日。牠們一刻不停地進行着牠們的搜索工作，而且出沒於各處海洋面上，從不留下一些痕跡，神出鬼沒，使敵方無從捉摸。無論照陽之春，狂風暴雨，或是冰天雪地之中，甚至在颶風將船上的桅桿吹得搖搖欲墜，呼呼作聲，同時冰雹落得滿船的時候，各種的惡劣氣候和自然界的威脅，他們只是前進着，尋覓着，奮鬥着，心中只存着馬革裹屍爲國犧牲的一個意念。掃雷艇中的勇士們，他們是海水中的警衛者。

X

X

X

X

我們的房間靜靜地像在田野中一般。我們正圍坐在挪威極北地方的一個小農房中，這間田舍是一個親德的挪威人供給他們暫作爲戰時休息用的。在這一時候，暖和的太陽把整個的原野照成一片燦爛的金黃色，天是蔚藍色的，一些白雲也沒有。田舍的前面，擴展着一個大湖，遠無邊際，湖面上常常發出閃閃的反光，不斷的映入眼中。真是一幅極美麗的天然圖畫，陶醉了我們整個的感覺；對於我們這一輩戰地記者，尤其是一個極好的休息處所；同時我們不約而同在此地能够相逢，也是不易遇到的難得機會。我們中間有一位曾經參加過奧斯洛港重巡洋艦「白留壹」號上的英雄戰役，另外一位曾經在「斯卡蓋拉克」海峽中的魚雷艇上親眼看到一隻敵方潛水艇的炸沉，還有一位曾經長時期的乘着偵察機飛翔在北海的領空。

我們現在等在這裏預備在適當的機會飛到那維克去。在那邊，我們一方面的部隊正在和四倍多的敵兵鏖戰中。目前我們暫時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只好靜靜的等候着。

突然間，無線電中清幽的音樂聲停止，接着響亮的報告衝破了室內的靜寂。這個報告是說一個掃雷艇司令名叫韓·白德爾的海軍中尉在鐵十字勳章上面又加了一個騎士勳章。

立刻室中發出一聲哈囉的狂叫。一個戰士的一隻粗壯的手掌在我肩上一拍，幾乎把我從椅子上跌下來，他很興奮的大聲對我說道：「你知道嗎？這個就是那怪傑白德爾，一兩天以前我們不是在斯太望格地方到他的掃雷艇『馬克斯』號上去謁見他的嗎，哈！這立功者一定是他。」

對，是韓·白德爾，一定是他。這個名字在我們弟兄們當中早已是熟悉的了。我記得曾經看見過他。當在波蘭戰役的時候，我們和他曾經坐在一條掃雷艇中。他是坐在我的前面，一同在但澤港灣中進行警衛的工作。他是竟日充滿着愉快的緊張，熱烈的生氣，富有大膽冒險的進取精神。別人都可以很容易的感覺到這個海軍官員在外邊不論什麼地方工作的時候，是沒有一秒鐘能安靜的。他行事的準確和清爽，是常常不會有毫厘差別的，而臉上又常常充滿了幽默的微笑。在他偶然的說着：「喂，親愛的朋友，若是沒有什麼遭遇的話，那麼我們應該要來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才好。」這句話總是引起我們的狂笑。又當他在大事對我們重

述他對於下屬的訓條：「一、擬定計劃必須周密，不可只是顧到一半，記着動員不動一半的。二、我們要爲所得的報酬，做些成績出來，不可馬馬虎虎的敷衍了事。三、不要做出毫無意義不尊敬的舉動出來，像德國俗語說的：『不要將污穢的褲子掛在宮燈的上面。』一樣才好。」在這個時候，只要旁邊沒有水兵，我們總也是禁不住的狂笑起來。上面的幾句言論，就可以見出韓·白德爾奉公守法，豪邁曠達的全貌。

這次我又在挪威和他親切的久別重逢。他還是那樣子的不安靜和不寧定。他一刻不停地在曲曲折折的港灣極杖中間巡弋，使得敵方的潛水艇充滿了恐怖和被威脅着的情緒。他時時刻刻的警戒着，不分晝夜的尋覓戰鬥，畢竟幸運之神常賜給勇敢者以恩物，現在這個司令又得到騎士勳章了。下面的幾段，就是關於他以前的故事。

X

X

X

X

那是一個極冷的嚴冬天氣，「朔風」掀起了北海的驚濤。站在甲板上的戰士們，穿着厚實的戎裝，耳朵上雖有羊毛製的絨套，還是耐不住寒氣的肆虐，鼻孔上的羊毛鼻套也只能把一個鼻孔稍微的溫熱一下。

「他媽的，還是這麼冷！」傳令兵一邊咒罵着一邊站在甲板上放下他的傳聲筒，他的手交叉着，冷得發着寒噤。透明的細而發亮的冰絲，掛在他眼睛的睫毛上，每一次震動的時候

，就發出格拉格拉的聲音。雖然他時時揉着他的眼睛，但是聽來的浪花繼續不斷地凍成新的冰絲，並且還漸漸的增大，使他的視覺模糊不清。甲板上全是堅冰，他好像是站立在透明的冰宮中一樣。

在甲板側面掛着的繩索和金屬線纜上亦滿掛着一條條的冰棒，到處是一片琉璃世界。在左舷的一邊，從甲板一直到艙面，堅冰結成一片，好像是透明的牆頭一般。有一個水手在這冰牆上用斧頭鑿了一個小圓洞，使艙內的人可以望見外邊。正在這個時候，船上的司令官從這小圓窗中望見了他，問道：「喂，許爾資，怎樣？看到什麼嗎？」

「不，司令，」他用很輕鬆的西萊斯維地方的方言回答着：「四週圍像死一般的沒有什麼。」

「好，我們還得繼續去找！」船長說完以後又跑進去了，許爾資對着那個冰上的小圓窗打了一個呵欠。

他又向四週望了一望；突然之間，他撒了一下鈴，一聲尖銳的警鈴聲衝破了死一般的寂靜，滲進了他的緊張的神經，他好像夢中突然被人驚醒一樣的感覺到無措，他聽到「遇到潛水艇的警報」，現在是正在被他發出了。

寒冷，冰塊，風浪——一切的一切都拋到九霄天之外，不再依留在他的腦膜上了。不到

一分鐘的時間，厚重的步履聲在鐵板上的各方響起來了，各人都像老鷹一般的敏捷和機警，各就各的本位。警報雖然不多久後就停止了，但是在各人的胸中，正起伏着奔騰的熱血，一刻不停地像船上烟囱中噴出來的蒸氣一樣。

「達——達——達——」三四聲尖銳聲音的聲浪散佈到空氣中，在這時望遠鏡還沒有放下的當兒，船上已經接連的放出魚雷，向着敵方的潛水艇轟擊，魚雷像箭一般的飛過去，不到一秒鐘的光陰，魚雷炸中對方船上鐵板的響聲已經反射到他們的耳中了。

敵艇已經被炸中了，正在開始向海底下沉着，一個個的敵人們都在水中掙扎，想使得他們的船救起逃走，但是，這掃雷艇「馬克斯」號——這個名字是艇上的水手們自己替它提的——怎肯就此放鬆呢？

突然，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他們的船忽然被浪湧到那隻半沉的敵船了，離得那麼近，差不多要接觸了。司令官毅然的發出命令，喊着：「撞過去！」

沒有一個人能夠料想到碰撞的結果是怎麼樣，但是船長的毅力終於決定了敵船的命運。當馬克斯號衝着那敵船的暗影的一刻，立刻發生出各種的聲音——碰撞聲，摩擦聲，和碎裂聲，敵船終於被這艘掃雷艇撞毀了，它正在慢慢地向着波浪湧動起伏的深海中下沉，那一艘敵方的潛水艇雖然建造得很是堅固，終於禁一住這一次的撞擊，而不能被救援了。

英國的這隻船完了，馬克斯號上起了一片的歡呼聲，水手們在甲板上一個個的雀躍着，面上露着笑容，心中充滿愉快，各人輪流地握着手道賀，響亮的歡呼聲接連地喊着，沒有片刻的停止過，他們誇耀着這一次出奇的勝利。

馬克斯號在沉船的地方停了好幾分鐘，滿擬救起一些浮起水面的英國兵。但是北海吞進了這些食料後並不再吐出來，一個人也沒有浮起，只有朔風吹起的水面皺痕，此起彼伏的一個一個向前滾動着。

船上的司令官白德爾靜靜地在戰事日記上寫上一些新的材料——就是剛才發生過的一幕，水手們也不管他在寫些什麼，只是衷心愉快地談笑着，過了一會兒，他將他的大衣領子高高的翻了起來，跑到艦橋上去了，忽然，他又在注視着近方的什麼東西。

在馬克斯和那敵方的潛水艇相撞以前，船長會把口罩拿下，以便發出命令。在已經發生相撞後的現在，表明又將有什麼事故發生的這種動作，他又重行做着。他伸出着憂鬱的臉孔，俯下去望着船首的下面，一面又搖着頭表示有着極大的困難。大家隨了他的目光一望，原來在那美麗的船頭下面，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洞，海水泊泊的流入船體，船頭底部因為流入的海水已經很多，漸漸的下沉在海面下了。

「這怎麼辦？」一個戰地記者團的攝影記者看到了那個漏洞後驚惶着說。他的名字叫許

莫克，他在這一艘馬克斯號掃雷艇上已經有好多時候了，差不多好像已成爲船上船員的一份子，他有一個綽號被人叫做「照相阿三」（當然他們是在他的背後叫叫的）。他又接着說道：「天啊！但願它好好的不要沉下！」

「怎麼辦？」司令官聽到了他的歎氣後反問着，司令雖然在起初的時候似乎有些驚惶，現在倒又高興起來了，他東張西望的看着，又揚起着他的眉毛，表示很樂觀，繼續說道：「老朋友，這樣真是絕妙。請你瞧着，現在這一隻船可以用一種極簡單的方法來開行；先將船向前開行，使船頭衝向波浪的高峯，這樣一來漏洞中不是全都是水了嗎？但是不妨事，將機器突然停止，使船再稍爲向後退一些，不是可以使得船中的水都退出去嗎？非常簡單，是不是？」

那攝影記者聽了他這一席滔滔不絕的言論後，沒有話說，非常懷疑地走在一邊。他不知道這是司令官和他開玩笑呢，還是真要這樣實行。他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也是一個海軍人員，但是這麼一個新鮮的航行學說，倒是有生以來從沒有聽見過。照他的已往經驗推測起來，這一位大膽的司令官的確是說得到做得到，也許他真要這樣做也未可知。

這時主任機械工程師走來，對着司令說道：「報告司令，前艙裏已經流進了三十六噸海水，這樣下去非常危險。」攝影記者在旁邊有思慮地點點頭，表示他的意思也是同樣的覺得

很危險。他對於船長究竟怎樣打算，有些摸不着頭腦。忽然他嚇了一跳，因為司令看到他在那點着頭，立刻大聲的問他：「你的意思是不是有些害怕，照這樣下去會把你的照相機弄壞？」

這位攝影記者目睜口呆的望着白德爾司令的臉，他又聽見那司令繼續的說着：「我告訴你，照相阿三，只要我們這一只船能够跛了脚的鴨子浮在水面上一樣，我們總可以把他開駛的，假使水還不浸沒艦橋的話，無論如何總是有辦法的，你儘可以放心好了！」

攝影記者也沒法跟他認真，呆了一會，最後說道：「反正你們怎麼辦，我願絕對的擁護幫忙。」

白德爾司令在平常是很喜歡電影和拍照的，這時他聽見了這個攝影記者的回答後，覺得將馬克斯號在驚濤破浪中的景像能够攝些下來，留在將來看看，倒是很可紀念這一次的冒險的，因此他就吩咐許莫克攝影。許莫克當然遵命辦理，立刻拿出他的照像機在甲板上東奔西跑的拍着。

到了這一天的下午，海中的波浪更大了，高得像房子一樣的湧上溯來，甲板上好像是在落陣頭雨一般的飛着浪花，天氣還是那般寒冷，因此船的上面又鋪了好幾層的冰衣，在甲板上警備着的兵士們一個個的都好像變成了玻璃人一般。攝影記者許莫克不辭勞苦的站在前艙

面上忙着攝影，現在司令却像變了他的助手一樣，東奔四跑的替他拿着器械和攝影材料。

「剛才的景象多美，多偉大，年輕的朋友，你攝到了嗎？」白德爾司令頓着雙腳，表示愉快。這個景象是馬克斯號把它的船頭鑽到一個很高的波浪裏去；船上的水手們却沒有他們的司令那樣的興緻，都嚇得縮成一團，担心着要到上帝那裏去了。他們又被浪花濺得滿身濕透，像落湯雞一樣的狼狽，被冷風一吹，格外覺得冰冷徹骨，非常的難受。但是白德爾無論何時，總若無其事似的一點也不關心。他愉快地命令：「照樣再來一次！」於是水手們又嘗到一次冰冰淋淋的滋味，當然許莫克也再來了一次「開麥拉」。

「年輕的朋友，現在有了不少雄壯美麗的照片了。」

他們回到司令官的房間裏，許莫克坐了一會後，忽然看見白德爾東尋西找的不知在要什麼，他因此問道：「船長先生，你到底在尋些什麼？」白德爾司令一邊很緊張地開着皮箱和櫃子，一邊嘴裏囁哩咕囉地說：「那只『鳥』到了那裏去了，咦，真奇怪！……啊！我記得了，那是在一隻黃的小皮箱裏啊！」鳥在海員的嘴裏是一個代名詞，隨便什麼東西都喊作鳥，不論是什麼死的物品，即使是活的蟲，動物，甚至是人，都可以用鳥來代表。鳥有時是一隻船，一隻飛機，一條蟲，一件機器，或是一件襯衣，以及其他的種種，在海員們的口裏都變成了鳥了。

許莫克看見白德爾把一隻小皮箱再打開尋着，他正要再向他盤問，忽然看見船長得意揚揚的跑出房間，手裏拿了一面陳舊，差不多要破的旗子，在飄揚着。

「這是我們的海盜旗子，相信不相信？」白德爾說着。許莫克驚奇地看見他的手裏正在展開那二片組成可合可張的旗子，把它連在一起，成爲一面當中繪有二根交叉的骷髏的白色旗幟。

「這是我們的海盜旗！」白德爾司令瞧着他手裏的東西很自傲地又說着。「如果在夜裏微風中將它飄揚在我們的船上，那是多麼雄壯呀！真可以拍一張照片紀念紀念呢！」

「夜裏？」許莫克更驚奇了。「夜裏，司令，沒有光怎能叫我拍照呢？」

「爲什麼不能？用探照燈照耀，不是可以拍攝嗎？」

許莫克被吃驚了，只能承認屈服。

夜裏冷得澈骨，司令自己拿繩升起了那面海盜旗幟，和其他軍官們及許莫克一起同到艦橋上去。

他命令部下將右舷的探照燈開亮，立刻一道很亮的光芒直鑽入黑暗的雲霄。兵士們將探照燈漸漸傾斜，光線漸自烟囪上移到旗子上來了，一面雄壯的旗，在朔風凜凜之中飄揚在旗杆上面。白德爾瞧着向衆人說：「弟兄們，這豈不神氣嗎？」他感覺到非常的得意，忘了周

圍所有的一切，心中充滿着愉快和喜悅。

但是許莫克又向他提出疑問來了：「神氣是很神氣，但是光度還不够照相呢。」

「什麼，光度不够嗎？好，立刻點亮左舷的探照燈——」

許莫克有些擔心，好像有什麼危機催逼着似的。他想這馬克斯號掃雷艇是用作潛水艇追捕艦的，現在却已經受了傷，如果被敵方攻擊的話，那只有和波臣爲伍了。然而這個司令非但一些也不擔心，還要把船旁二側的探照燈一齊開亮，這不是非常危險的嗎？所以他很迅速的轉動他的攝影機，趕拍着照片。

這時在馬克斯號周圍的海水結成一片冰了。雖然這隻掃雷艇必須要把周圍的冰打開才能航動，但是司令却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和許莫克跑出了船外，立到冰面上去了。許莫克起初以爲冰被腳一踏，必定要碎裂開來，但是冰却沒有碎，不過腳膝以下都被冰冷的海水濕透了。這時司令仍舊若無其事的說：「動員不動一半的，朋友！」逼得許莫克不能不跟他行動。

當他在用着攝影機拍攝周圍的景像時，白德爾喊着：「把我自己的照相機拿來，快，快！」——一個兵士很快的到艙裏去，二秒鐘後船長在用自己的攝影機拍攝了。

拍完以後，他吩咐把探照燈關掉，立刻黑色的夜幕又回到他們的眼中，在光亮以後更顯

得漆黑一片。有一個人在那兒像尋開心地輕聲誦着「黑夜之詩」：「好黑的夜啊——」

許莫克拿了照相機從鐵梯上跑回艙中去，天氣雖然寒冷，他却工作得滿臉是汗了。他一邊揩着額上的汗一邊想着：「唉，這個人真是天曉得！」

這時，馬克斯號上又掛起了二面卍字旗，好像是在叫敵方的潛水艇看到了跑開些，不要在泰山頭上動火的意思。

當馬克斯號漸漸開近「海格蘭」島的時候，司令說：「我們還要做一件事，你猜是什麼？」他對許莫克問着。「還有一件必須要做的事，就是照一張全船乘員的照片。」

「好，司令，我們馬上來拍，好不好？」他們一行人在寒風冷浪中上了岸，排成了一排，但是鏡頭不修這麼闊，他叫各人都緊靠些，但是還不能如願。司令立刻想了一個辦法，把附近岸上的二輛老虎車拖來，叫一部份人站在上邊，其餘的人站在車子的前面，於是所有的人全被拍攝在上面了，現在司令心中才很滿意的不再想什麼新鮮念頭了。

X

X

X

X

「討厭的閒暇又來了！」在白德爾司令走進軍官休息室時，這樣嘖哩咕嚕的自言自語說着。其他的軍官和軍佐們也和他同樣的感覺到如此，大家都無精打彩地相對無言，他們不理會的聽着白德爾繼續的感嘆語：「太空闊了，一些消遣也沒有，這樣的環境真要叫人悶出病

來了！不但人這樣無所事事，機器照理也該動動了，我記得自從上次在北海中做了一些工作以後，一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接到過命令，相隔得這樣久，真够悶煞人！」

「動員不動一半的啊，是吧？」軍醫用了他的德國西部的方言說着，語尾「是吧」二個字拖得特別的長，使得各人都特別的注意。

「司令，記得我們偉大的信條嗎？」另一個軍官又說着。「我們在這一次戰爭中，要記得另外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我們要爲我們所得的報酬，做些成績出來，不可馬馬虎虎的敷衍了事。」

這時司令突然跳起來，把拳頭在桌上一敲，大聲的說：「弟兄們，現在用得着馬克斯號上的第三個信條了：不要把污穢的褲子掛在宮燈的上面！」各人倒被他嚇了一跳，他們都知道司令又有什麼新鮮的花樣出來了，果然，司令又叫起許利來了。——許利是船上最高級的警衛官，他的銜頭是中尉，在平時他的記憶力很強，他能够背出全篇「小歐娜」的詩使得同伴們很驚奇的自嘆勿如——這時司令對許利說：「你乘一隻小船到威廉港那裏去看看那邊的情形，假使那邊有些事情可以做，趕快通知我們。不過不要像平常一樣的打電報來，你只要說：『瑪麗將結婚，鄔杜叔叔能來。』那麼我們馬上就來。」

好一個有智慧的海軍軍官，非常的有智慧，真同一個感覺銳敏的鼻子，能够預先嗅出即

將發生的意外事實一樣。現在可以說白德爾司令的鼻子又靈了，因為許利才離開不多久，就下來一道上峯的命令，叫馬克斯號掃雷艇從「可克斯港」運五十名步兵到「愛格森」地方去，在把這些兵士送上岸以後，立刻找出這地方通到英國去的海底電線，加以割斷。

自從這一天——一九四〇年四月八日——開始，馬克斯號開始了它緊張而多變幻的航程。像這次的經歷，和它同樣的船隻是有幾隻遭受到過的。

這一天的晚上，濃密的大霧籠罩着附近的海面，夜幕和霧幕交織得一個人只能看見他自己的本身。他們馬克斯號上的一班人們，在黑夜之中，離開他們休息已久的地點，開始他們的航程到他們遠遠的目的地去了。

四月九日早晨五點鐘晨光朦朧的當兒，他們到達目的地了。船上每一個人的神經非凡的緊張，差不多像要爆裂開來似的。他們大家都從黑暗的艙中跑出，聚集在司令台上，他們已經望得見岸上疎落的燈光了。這時站在大砲旁邊的一個人不能自恃地嘴裏低低地說了一句話，立刻有着軍官回答他的輕輕怒罵聲：「你這混帳東西，把你的嘴閉起來。這樣說話，不是想尋死？」的確，在這地方登陸，和在奧斯洛港登陸的情形有些不同。在奧斯洛港的時候，有重巡洋艦「不魯捨爾」號猛烈砲火的掩護，兵士們可以很勇敢的衝到岸上去。在這裏的一個小城，靜悄悄的像睡着了一般，他們不知道海濱有着偷襲的德國兵隊伍，所以一些動靜

也沒有，如果一有響聲，那不是叫他們驚覺起來，要加以反抗嗎？

馬克斯號很謹慎地靠近了岸，準備進攻的兵士們都下了船。船上的海員們又在附近的岸邊佔領了一艘挪威的魚雷艇「斯卡夫」號，二隻船立刻開出去尋覓那海底電線。這時他們又使出那「好鼻子」的拿手本領來了，他們居然在七分鐘以內找到了那根海底電線，立刻把它割斷，當然在他們欣幸着他們的成功時，通報的人正奇怪着怎麼電報忽然不通了呢！船上的人們都很高興地將船開回他們的根據地，去補充些燃料並且等待新的任務。

x

x

x

x

狹長的船在北海中起伏不定的向前航行着。司令在艦橋上又噤哩咕囉的自言自語了：「要有些新鮮的事做做才好呢！再來一次休息那真要我的命了！」

其實，新鮮的事已經在等待他了。當他正無所事事，沉思地吸着香烟而不知烟味的時候，在電報間中的收報員正在用着鉛筆像瘋狂一樣的不停地在紙上飛舞。一等電報完畢，收報員立刻脫下聽筒，在桌上一放，兩步併作一步的很快的爬上了鐵梯，跑到船長面前，將電報送了過去。立正着報告：

「剛才接到命令，叫我們的船立刻掉頭到克利斯特森地方去援助『卡爾斯路愛』號的一隻船。」

「哈，可以不至於無聊了！」他立刻發出命令吩咐將這船航行的方向變更，馬克斯號即刻很快的轉動着，使得各人都感覺得劇烈的振動，然後很快的一直向克利斯特森地方開去。

在離開克利斯特森地方十哩的海面，他們却又遇到意外的變故了。一個瞭望的人大聲的喊着：「注意，前面左方有待救的信號！」

「那裏？什麼地方？」船上的人不約而同的喊着，大家都沿着海平面向前望着。

「看，是那邊發出來的！」經過那瞭望者一指，大家都隱約地看到了。但是他們不知道那邊究竟是在陸地上呢？還是在海中？

「快！快！立刻朝前開去！」司令高聲的喊着。他知道那邊必定有了危險的事，不管那邊發生了什麼事，反正那邊有救急的信號，他們雖然赴湯蹈火，總是必須去解救的。他又高聲喊着：「快開！快開！」不久，他們看見那邊是一塊黃色的東西。逐漸地他們又看得更清楚了，那塊東西也愈變愈大了，最後他們終於看清楚了是什麼——一隻德國的橡皮艇，上面乘了五個德國的空軍人員，一個少校，一個中尉和三個飛行軍士，中間有一個人受着重傷躺在艇上。馬克斯號把他們救起來後，馬上由軍醫來替那重傷的飛行員醫治。

他們繼續的開到克利斯特森去，但是當他們到達目的地後，知道那地方已經被法國軍隊佔領，無須他們來協動作戰了。

馬克斯號船上的一班人又在感覺到厭煩，有些躍躍欲試的意思了。現在挪威的局勢還沒有完全澄清，無論如何戰爭的氣氛還是很濃厚的。敵方的人員，徧徧來自找死路，所以他們知道不多時以後，必定會有事情來消滅他們的煩悶的，他們只是在航程中等着開到那一處的命令。

「司令，這船總要換換方向吧！」一個水手站在艦橋上司令的旁邊，很忠順的站着，瞧着司令而用了有些問話的語氣這樣說着。「或許是開回去吧！」

「回去？朋友，根本談不到回去，不過現在終得到什麼地方去弄些燃料來才好。」

當然，弄到一些燃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管在那一隻船上，凡是船長向他的下屬憂慮燃料的缺乏時，對方都會感覺到這船處境的困難，當然只能很抱歉的無從回答了。只要任何那一個人能够得到這一些燃料，總是非常的愉快。然而——又要說一句：「不要把污穢的褲子掛到宮燈上去。」有時雖然尋到了一些，但是沒有用，無補於事，苦心尋找的結果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所尋到的常是柴油，對於應用汽油來發動船上的機械的船隻仍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所以每逢在陸地上發現了一些燃料，很喜悅的說着：「好呀，我們又有了一些了！」轉眼之間，又由笑臉變成苦臉了。

「不要祇動員一半！」機器匠爲了這個信條，用盡了氣力，絞盡了腦汁，手脚不停地工作着，管子換了又換，終於可以適用柴油來開動機器了，於是司令才能拍電給海軍部中的上峯了：「馬克斯號燃料問題已經解決，準備候令進行新的行動。」

沒有多少時候後，馬克斯號在挪威的一處海岸下碇，司令走到岸上若有所思的在海灘上踱來踱去。他一邊瞧着那狹長的船體，一邊只是搖着頭。終於他開口了：「許利，照這個樣子是不行的。這種銀灰的顏色在承平時期的確看來是很悅目美麗的，但是在現在戰時，而尤其是這裏附近的地方，即使在一千哩以外，也有被敵人遠遠望見的危險，無論如何總得換一種顏色來重新髹漆一下。」

許利自然立即遵照辦理，於是馬克斯號立刻被他們一羣水手圍着油漆，有的在船首，有的在船尾，有的在左舷，有的却在右面，各人都忙着將油漆筒裏的油漆漆在船身上，不到一刻工夫，一隻銀灰色的掃雷艇變成了暗灰色了。像這樣子如果在海內航行，遠遠看來準會被人當作一塊暗礁哩！

如果它緊靠着岩石崎嶇的小島或海岸航行，從老遠地方瞭望，根本可以不被瞧見，它簡直可以說是已經帶上了假面具，有了這種掩蔽的「保護色」，當然對於他們有計劃的行動，可以便利得多了。

他們在這裏沒有等了多久，又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了，叫他們駛到附近的小港灣中去搜查船隻，肅清敵跡；當然他們又是非凡的高興，立刻開了出去，到附近去執行他們的任務了。

他們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但是興奮的意念，驅除了睡魔的逼近，他們仍舊精神奮發，生氣勃勃地有說有笑，並想不到躺下休息的一回事。

馬克斯號很快的進入各個小港灣內，東尋西找地搜查和肅清。因為挪威沿海的海岸非常曲折，小港灣很多，所以他們在許多小港灣裏穿進回出，費了相當的時光。他們找到了小船，就把它帶走，如果船比較大一些，因為帶走不便，那麼就將船上的重要機器和武器拆卸下來，封在註明船名和日期的袋裏，船上沒有重要機器和武器，當然也不能有所能為，就讓它們留在原處。他們這一次一共解決了一隻挪威驅逐艦「奧丁」號，三隻水雷艇，四隻捕鯨船，還有一艘小戰艦，各艦上的武裝全被解除。沒有多久，他們的任務完成了。

白德爾司令極不希望在任何一個地方留得太久，他的部下也和他有同樣的感覺。如果一天沒有事情可做，就會感覺到四肢癢癢的難熬。海軍指揮官看到馬克斯號掃雷艇整船的人員這樣的勇敢有為，樂於效命，所以允許他們將船開到「斯太望格」地方去看看有沒有些事情可以做，來消遣他們的空閒光陰。

在他們的航程中，一個人忽然喊起來了：「看那邊，靠近礁石的旁邊，不是一隻驅逐艦

嗎？我們來一個小小的參觀，倒很不錯呀！那隻軍艦上一定有軍火的，弄些來用用，也是很實惠的，是不是？船長！」

「你說的不錯！」船長回答着。於是馬克斯號立刻開了過去。那隻挪威驅逐艦看上去好像是特地擱淺在礁石上，以逃避德國海軍的追捕的，但是現在畢竟被敏銳的德國人找到了。在他們的船上，還有二尊大砲，已經有一部份沉沒在海面下了，看上去拿出來的確是相當困難的。

「動員不動一半的！」司令又說着他的第一條信條。「弟兄們，你們想一想，我們難道就此放棄這一件寶買嗎？」

給司令這樣一說，於是水手們馬上將船上的應用器具準備起來，並且組織了一個潛水隊，又開船到附近岸上去尋一具起重機來，果然在斯太望格尋到了一具六十五噸的起重機，他們扛到了船上，放在甲板上，鐵槓杆高高的升在空中，好像馬克斯號這隻船是一棵樹，那起重機就是一根枝枝似的，他們立刻將船開回那驅逐艦旁邊，進行打撈工作。有了這一具起重機，果然得力不少，除了這二座十生的口徑的大砲外，此外還撈到了一架四生的口徑的迫擊砲，四架重機關槍，和一萬四千發子彈。這些戰利品，他們都交給了斯太望格當地的司令長官，這一次收獲的豐富，當然是很得到海軍指揮的讚許的。

過去的嚴寒冰凍的冬天，使得德國水手們覺得非常的難受，他們確實是受到了冬神所賜的許多苦楚，而感到心有餘悸；但是在另一方面說來，他們又是值得自傲，因為在他們拿出他們所拍攝的照片來時，像破冰船啦，飛機的冰屑啦，打冰的工具啦，冰牆上的窗洞啦，都可以引起他們有趣的回憶，而在每一隻衣櫥或是木櫃中，又可以找出皮帽子啦，厚大衣啦，口罩啦，羊毛手套啦。這些東西在嚴冷的冬天不但是極好的禦寒品，即使在馬克斯斯號將來的游擊航行的時候，也是還用得着的，像下面的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冬天衣服的利用了。

當他們行將開進一個挪威的小港口時，他們知道這一港口中的人們都是一向對於英國人是有好感的，爲了避免發生意外的糾紛起見，同時一半又爲了開玩笑，一半也是因爲戰爭的時候假扮敵人也是一個戰略的緣故，他們在船上換了一面英國旗，又脫掉了他們的制服，藏起了燦爛奪目的金鈕子，化裝成敵人的樣子。白德爾司令戴了一頂冬天的皮帽子，同時穿了一件很厚實的呢製大氅，看上去活像一個商船上的船長，並不像一個德國海軍中的上尉。他部下的軍官們也各自化裝，同他一摸一樣。

船上的水手們，有的換了一件外衣，有的在不知什麼地方找到了一件奇形怪狀的衣服，有的却將原來的衣服反了過來穿在身上，形形式式，好一羣雜色軍隊。這樣一來，果然在他

們把船開進港口去時，岸上的挪威人都當他們是英國商船上的水手了。岸上的人齊聲歡呼着，船上的人却裝作答謝的態度。船一靠岸，司令馬上跳上岸去，第一個走到挪威人們的面前，用着妙不可言可以亂真的英語對他們說：

「請問英國的領事館在那兒？快一些，我們有着非常要緊的事情，要和他們去接洽呢！」同時又假裝着一副正經的面孔。歡呼着的挪威人們也變得緊張起來了，有幾個人領了他們跑了一段路，到一座小洋房的前面，指給他說這屋子就是英國領事館，他們當中就有四個人大模大樣地直闖了進去。

「對了！」船長高興地說。「我們應得進去看看，到底我這預測事物的鼻子靈不靈。」這次可以說他的鼻子太靈了。他們在屋子裏找到了二個老婦人和常居在此的一個老頭兒，通知他們不必驚慌後，立刻開始四面八方的檢查。但是雖沒有重大的發現，零零碎碎的記錄，却都值得一看，上面大多是一些陰謀的簡單敘述。白德爾司令不斷的閱讀着，並且頻頻點頭表示着幸運的發現，他得意地說：「好極了，此地的金礦被我們發現了，敵方在挪威各種的陰謀和計劃此地都有記載，正是好極了！」

這住在屋子中的小小領事名義上是填發護照的。屋子中桌上有着許多空白的護照，上面圖章鈴記都已經打好，只要填上一個領護照人的名字和地方的名稱，就可以應用；有許多都

已經填好，到什麼地方的都有，甚至有些是到巴勒士登猶太人故鄉去的，那明明是預備給一般有遊歷興趣的猶太籍先生們應用的呀！他們這一次所得到的戰利品，除了一些領事館中執行職務的各式圖章外，還有護航隊需用的說明，避免沿海密佈水雷區域的航路圖樣，秘密間諜的工作情報以及一大札有着重要參考文件的書信。這班搜查的人員，用着敏捷的手段和緊張的情緒，在發現每一件重要的文件時，就很快的加以適當的處置和保存，以免被旁人藏匿或毀損。

「許利，這一次的行動很有代價呀！」在搜查完畢後司令這麼說，同時很得意地點了一支香煙，用力地吸着。

他們回到他們的船上去了，司令歪戴着帽子，得意洋洋，心中正感覺到這一次的發見真是一件奇蹟！

x

x

x

x

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這一天的晚上，他們的船駛進一個港灣中了。為防免敵方也許有登陸的企圖，而自己也許反落在敵方的陷阱中起見，他們每次駛進港灣中時，總是先探查港灣中有無意外的事務發生，才安心的往裏面航行。這種試探前方小心謹慎的航行，馬克斯號船上的水手們差不多已經養成了習慣了。這一點的注意，本來是他們應該履行的一項任務。

，至於發生什麼事情，在平常是不大會有的，但是如果說事情必定不至於發生，那却也是很難確定。

「如果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終得找些事體來做做。」在這一天的航進港灣時司令又說着這一句他常說的口頭禪了。這時他們的船正駛近那靜悄悄的港灣前面的一堆礁石，雖然四周黑黑黢黢的看不到什麼，但是司令心中好像正有着「活見鬼」的心理。

「喂，許利，」司令咕着說，「我倒有些奇怪的感覺，好像有些古怪的東西要被我們發見。」

許利本來也是一個有些銳感的海員，這一次却並不感覺到一些反應。這個年輕的軍官把帽子向後一拉，伸長了頸項，很用勁的瞧着船身前面露出海面的礁石，但是沒有看到什麼。

他回過頭來瞧瞧他的長官，雖然嘴裏沒有說什麼話，但是意思裏好像是不相信會發生什麼事情似的。至於那個司令，倒也並不想得到他部下什麼回答，他只感覺到好像他的鼻子又有一點靈感，和一隻獵狗聞到了什麼動物的氣味一般無二。漸漸地掃雷艇駛近了岸，他們望見岸上只是荒涼寂寞，一個人影也沒有，在夜裏看來，分外有些淒涼，空中只有波浪打着海岸的聲音，他們也靜悄悄地不交一語。

馬克斯號上放出了一隻小船，司令親自率領幾個人前去探視。許利也在其內，不過他對

於這一次的冒險舉動却並沒有什麼企望。船划到了岸邊，他們一個個地跳上了陸地。他們第一個感覺就是失望，因為他們發見這個地方是一座荒山。童山秃秃，無樹無草，什麼也沒有，當然不至於會得發生什麼事啊！

司令沉默無言。忽然他的腦子中發生了一個思想，他雖然明知並不是每一個港灣都會發生意外的事的，但是他覺到此地有點路道不對，必定有些隱藏着的秘密。

他的猜測居然不錯。他們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的搜索以後，有一二個人已經回到小船上，去根本預備回去了，但是忽然一聲高喊：

「哈，我找到了！」這些鼻子敏銳的人們終於發現了一大堆石頭的下面藏着六百七十七公斤的炸藥。這六百七十七公斤的炸藥，當然不會是天生的，敵人藏在這裏，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把這些炸藥一古腦兒運到了掃雷艇上，人人都感覺到相當的新奇。有一個水手還在哼着他自編的歌調：「鼻子聞兮，有事生兮——」

這件事使得司令非常的覺得高興，他覺得他的鼻子居然不會給他上當，真是值得浮一大白。

x

x

x

x

睡覺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但是在這一班掃雷艇上的人們却叫睡覺做「打瞌充」。他們無

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會打瞌睡。不論日裏夜間，在箱子蓋上，在洗澡間裏，或是在機器間裏，都能够立刻睡倒。司令也是這樣，在他感覺到打瞌睡的必要時，就在打紙牌的房間裏堅硬的沙發中躺上一、二個鐘頭。他的下屬，有的在甲板上大砲下面，有的在儲藏的魚雷間中間，也是常常躺着休息的，只要他們有空閒的話。

可是在馬克斯號上的人們，却是很少有時間來睡眠的，他們在緊張有刺激的生活下面，根本不會想到要睡眠的。這些時候，他們好幾個星期沒有看到過一隻床，一間寢室，根本他們心裏也並不會想到需要一隻床的。只要任何那一個人有十分鐘的空閒，就會隨時隨地打一個十分鐘長的瞌睡。大多數的人都是這個樣子，沒有充分的空閒睡眠的。每一個人，尤其是司令本人，腦海中只是盤旋着要做些什麼新的工作，這種觀念是沒有一刻停止過的。

六百七十七公斤的炸藥送到斯太望格地方去了，在第二天的夜裏馬克斯號又在海面上巡弋了。突然在司令的腦中，又發生了一個新的思想。

他喊着許利，許利連忙在艦橋上彎腰答應：「司令，在。」司令說道：「許利，你看這地方的港口實在是太寬闊了，差不多一千隻船都可以同時開進，我們似乎應該來一個小小的封鎖，才比較安全一些哩！」

許利立刻履行他的命令，在天色還沒有明亮的時候，他們的計劃已經完成了。他們知道

如果將停在附近的一隻壯麗的六千噸汽船橫在航線當中，那麼旁邊就只留着很狹的二條空隙，不但敵方的船隻不易開進，並且在防守的一方面，也可以據此眺望，防備襲擊。

馬克斯號於是駛近那六千噸的汽船，二者相形之下，當然馬克斯號的渺小猶如小巫之見大巫，不過有了白德爾司令的指揮，那隻大船當然只能妥協，那船長一看形勢不妙，只能很快的服從。於是在斯太望格的港口開始了這一幕活劇：這一隻小小的馬克斯號一忽兒在大船的左邊推動它，一忽兒又到右邊去拉動它，一忽兒又在前面，一忽兒又至後面，忙碌了許多辰光，鐵錨不斷的在海水中響着，終於將那隻大船拖在航路中央，成爲岸上的藩籬了。——

一共足足費了七時三刻的長時間方始完畢。但是馬克斯號上面的人們雖然費了這許多的時間，和許多的氣力，他們都很覺得心滿意足，以爲做了這樣一件工作，正不虛此一日了。

X

X

X

X

「那邊一隻尖頭船很好，是不是？」二個靠在一隻狹長漆有灰色條紋船的欄杆上的二個來檢閱海軍的臨時國防議員指着那隻掃雷艇馬克斯號這樣說着。他們在斯太望格海港中到處的檢閱着，對於這一隻掃雷艇很爲賞識，他們決定叫這一隻船來担任斯太望格地方海口的防禦重任。不久，海港的司令接到命令，當然他覺得非常歡喜，因此馬克斯號就在早晨開始担任這一個好差使。

但是馬克斯號担任港口的防禦工作還沒有滿一天，却又有新的任務來了，在這一天的夜裏，他們接到命令，運輸幾隊步兵到別的地方去。

二百十個步兵攀登到船上來了。二百十個人，差不多二倍於馬克斯號上的船員，所以他們擁擠在船上差不多擠得不能夠行動了。但是上面這麼命令，他們只能這麼做。他們立着互相談笑，他們知道必須忍受一切，至於睡覺，那是根本談不到了。那個司令，當然他的責任比較本來所負擔的有三倍那麼重，因為乘客現在已經三倍於原來的人數了。當這些兵士們在航程完後登陸向山間進擊敵人的時候，他們却並不感到疲乏，緊張使得他們奮發！你想這不是一個奇蹟嗎？

「動員不動一半的！」他們又喊出這句口號來了，他們在路上用了非凡的小心向北航行着，終於駛近目的地了，所有的人們，都比平常更加聚精會神，哨兵的瞭望也比平常更加的當心。他們守着平時訓練純熟的鐵一般的紀律，他們的軍心非常興奮，一切的疲倦及其他不必要的恐懼心理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可惡的敵人又來了。」甲板上發出了這一句的咒罵聲。「我們今天一整天的沒有見到人影子，船的影子，和飛機的影子，偏偏在現在船上擠着這麼些人並且沒有時間來對付的時候，他們却在天空中飛來了。」司令忿怒地用拳頭打着司令台的欄杆，他怒極了，恨不得把

敵人一口吞下肚裏去。他們漸漸地看得很清楚了，一共是九隻轟炸機，在高空漸漸的飛翔過來。小小的馬克斯號上面擠着這麼許多人，對於這些敵方的飛機當然沒有反抗的辦法，只能靜伏着不動，聽天由命了。他們特別的小心，宛如一個人捧了價值連城的瓷器一樣，司令命任何人不准放槍，船靠在礁石的旁邊，一動也不動，以免在夜間灰色的光綫下被敵機發現。

「停關機器！」一切機器和馬達的隆隆聲立刻寂靜下來了，船也不動，人也不動，連一個水花都使它掀起，因為只要稍為有一些動作，立刻可以被敵方看見的呀！

每一分鐘的過去，好像是非常緩慢似的，每一秒鐘都像過了一年似的長久。終於，終於這些飛機飛過去了，消失在天際了，馬克斯於是又開動着機器，重新以更迅速的迅度，開始航行。

天空的威脅雖然已經過去，但是他們接到通知，知道附近又有新的水面下的威脅，他們繼續的用心注意着，絕不大意地準備着萬一。

「司令，附近有着敵方的潛艇，又有可怖的水雷。」這一個通知，並不使得那司令感覺到一些的恐怖。他只說：「隨它去，反正我們的眼睛是張開的！」這個海員，根本槍林雨彈都不會使他動心，單是一個這樣的通知，當然不會使他有一些反應了。終於他完成了他的任

務，將這些軍隊運到了指定的目的地，然後再依着航線開回原來的根據地。

X

X

X

X

這隻掃雷艇在挪威領海中，開足了馬力，不斷的放着嘯聲，機器中的活門不斷的來回動着，四面八方的巡弋着。司令整日整夜的在艦橋上指揮，絲毫不感到一些疲倦。

他常常的回憶着前幾天的搜捕敵方潛艇和各處的佈放水雷，他想起在某一天因為要組織一個護航隊的自行應募許多船隻，他突然又記起他們會在這裏捉到了一隻滿裝纖維物質的敵方輪船，他又想到了有一天敵方飛機用機關槍掃射他們却被他們用高射砲打退的遭遇；有一次他們用砲幫助岸上的步兵攻擊一個抵抗非常堅強的發電廠中的敵軍，結果終於把敵人的抵抗壓服下來；又有一次有一只敵方的潛水艇攻擊二隻德國的運輸船，他們終於很困難地幫助了其中的一隻脫離險境。的確，這些在挪威沿岸彎彎曲曲的港灣中的經歷，都是出生入死，非常危險，值得常常回憶的。

現在他們又有一件新的任務。有一隻小的德國魚雷艇失蹤，不知開到了那一個港灣的裏面，他們要把它尋覓出來，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任務啊！當然這一個任務，又要靠他們靈敏的鼻子了，他們不辭辛苦地在一港一灣中四面八方的找尋，這個任務雖然像在大海中撈針一般地困難，但是用了他們的毅力，不怕不會得到成功的呀！

「開進山芋堆，復出山芋堆。」當許利打了短短的一覺瞌睡以後又攀登到甲板上的時候，這樣滑稽地說着。「開入港灣，復出港灣；蒼蒼者天，彼岸何處？」

船上的軍醫聽了他的打油詩後，不禁憂慮地點了點頭。他雖然是一個醫生，在這船上却並沒有什麼事做，和船上一輩人混在一起久了，也引起了他海上打獵的興趣。他既睡眠得和旁人一樣地少，又常像旁人一樣地時時在甲板上尋哨。船上的人們現在都不當他是一個醫生了，他也常常自問着自己：「何時我們再來尋找那隻『鳥』呢！」

他們確乎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安然無事時期，後來終於發生了一件事，這事真是危險極了，若不是馬克斯號和船上這些人有運氣的話，真有些不堪設想。

在一個黑暗的夜晚，這隻掃雷艇開進了極北地方的一個小港中。船上的大副正在甲板上噤哩咕嚕的自言自語：「好暗呀，連手都看不見了！」這時突然岸上有一道很亮的光線照來了。

「注意——探照燈。」船上大家切切地交談着：——混蛋，此地出事了，讓我們來猜猜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極北的地方又在半夜裏，誰在用探照燈照我們？不像是我們的朋友吧！好，大家來幹一下！

船上的機關槍扳動了，開了幾排出去，立刻岸上也回敬過來幾排槍彈。二方都已經開火

，真像地獄一樣了。

但是僅僅一秒鐘後，就知道了二邊都是德國人。

「好傢伙，誰料得到我們岸上的部隊竟會走得這樣遠呢！」在甲板上遠望着的一個水手這樣說着。——岸上登陸的部隊也許也是一樣地正在那裏想：「好傢伙，像這裏敵方的區域中，上帝也許都不會想到，德國的船却會在半夜裏開來，真是好不奇怪！」

「險極，差一點幾乎出毛病了。」馬克斯號上的人這樣說着，他們忽然又領悟地說：「呀，這是我們登陸的軍隊呢，我們應該脫下帽子致敬，說一聲再會後才好分別呀！」——他們這樣做了以後，馬克斯號於是緩緩地離開海岸又去繼續他的航程了。那隻要尋覓的魚雷艇直到現在雖然還沒有尋到，但是這一隻掃雷艇却在路上找到了一塊肥肉，那是三只瑞典輪船和一隻芬蘭汽船。

他們飭令四隻輪船停輪檢查，一看船上全是些纖維材料，像破布、棉花、木料等，這明明是運到英國去做炸藥用的。

「不行，不行，朋友，你們違反了中立國的規則了。」前去檢查的一隻快艇上的領導者對那些船長客氣地交涉。「請你們跟我們走！」當然這些輪船只能跟着馬克斯號一起開到「好格森」地方，那邊自然對於馬克斯號的處置非常讚許。馬克斯號交代了以後，也就開回斯

太望格港口中去了。

他們在海中航行了一二天後，忽然司令喊起來道：「掌旗官，你到瞭望台頂上去看看，在那邊水平綫邊際上究竟爲什麼有煙升起來。」

「是，司令，」他用了望遠鏡看了許久，望見右邊是斯太望格港的碼頭，二面旁邊只有一些礁石佈滿在岸邊海中，此外一些也沒有東西，最後他報告他的長官道：「司令，沒有什麼發現，大概是岸上有些房子在那兒失火吧！」

「我們橫豎現在沒有事做，倒可以到那裏去玩玩救火的把戲。我們已經空閒了一二天，總要有些新鮮的玩藝兒來做才好，是不是？」船長下了一道命令，於是馬克斯號掃雷艇向着海岸出發了。在短時間內他們上了岸，看見岸上正有一所很大的遮棚在燃燒着，火舌穿出棚頭，烏黑的煙混和着金黃的光芒交織成一片淒慘的美麗圖畫，因燃燒而發出的熱量，使得他們身上有着溫熱的感覺。這所失火的遮棚就在岸邊，所以馬克斯號可以一直開到它的旁邊。沒有幾分鐘的時光，船上的七根粗大的橡皮通水管一齊向着那熾旺的火舌進攻，有些水手們又不停地在打着救火的幫浦，一直工作到火完全熄滅方才停止。馬克斯號掃雷艇於是又做了一次救火的工作。

這艘掃雷艇於是又開到海中，很切望的想有些新的工作做做。

「謹防水雷危險——」突然一個聲音喊着。

「只有一個很狹的航路出口——」

「附近有敵方的潛艇——」

「誰逃就請誰吃砲彈——」

這些喊聲接連的叫着，這是對附近各港灣中的十三隻船所發出而加以警告的。一句句的話，像鐵椎打擊一樣，使得那些船上的人們的心向下沉着。白德爾司令現在好像是變做了海中皇帝一樣，他在各港灣中找出了十三條船上面都裝滿了運到英國去的許多東西，這些東西自然應該加以沒收的。

「許利，」司令當然又要喊到那一個一等守望軍官了。「許利，我們倒可以組織成一個長長的護航隊呢。」

許利笑着回答道：「不錯，司令，這真是一個很好的護航隊呢！」

於是這十三隻船被命令着一隻隨着一隻排成一隊，並且通知他們如何走的航程。白德爾司令並且還齊集了各船上的船長，對他們說了幾句簡短而明晰的，告訴他們方向的話：「我們的這一隻船在前面領導，你們應該分毫不差的跟着我們走。」最後又帶着一些威脅的口吻警告着各個船長：「要是誰想逃走，恕我不客氣，馬上用砲來打沉他。」

這一句警告的話是必需的，因為馬克斯號掃雷艇上根本沒有這多人來佔領這十三隻的，和它們所附有的小汽艇，當然只能說些有恫嚇性的威脅話了。

這一句威脅的言詞和其他的話像：有德國佈防的水雷啦，有德國的潛艇監視啦，和航線中有好幾處地方只有狹小的出入口啦，這一樣的言詞也同樣地威脅着這些船長們，使得他們深深地感覺到沒有逃亡的可能。這時掃雷艇上的水手們全走到船尾甲板上來監視着後面長長的「護航隊」。經過了二個半鐘頭的苦心編隊，終於將各船組織完竣，浩浩蕩蕩的出發開回根據地了。

白德爾司令立在艦橋上對他的部下軍官們回憶地說道：「弟兄們，你們看，這一次的結隊航行正是空前絕後，最好沒有的了。我從出世已來也沒有遇到過像這一次的奇蹟！」

聽到他這句話的人們當然都加以深切的贊同。就是這個樣子，這小小的一隻掃雷艇馬克斯號率領了十三隻裝載資敵貨物的輪船一直開進了德國旗幟下的港口，馬克斯號很得意地搖着海軍戰旗，岸上的步隊當然也是用很驚奇的態度來熱烈招待他們。

「許利，再要找些事情做才好呢！」在另外一天司令又是這樣的對着那個最高級的守衛軍官說着，許利和其他的軍官們聽了這句話後，不約而同的都點了一點頭。他們在食堂內

用過了午餐以後，三三二二的互相在猜測着可能發生的事實，他們雖然剛才捕獲了那一隊長長的四萬五千噸敵方的護航隊，却並想不到要休息片刻，他們又在那裏喊着他們的信條：「司令，我們要爲我們所得的報酬找點工作做做。」

好，新的工作果然來了。他們現在要協助陸上的軍隊和空中的飛機來解決反抗中的敵軍。

於是馬克斯號掃雷艇上的人員又有事做了。他們用了十·五糎口徑的大砲朝着岸上敵方的隊伍遠遠地不斷的開着砲，和自己一方面的陸軍取得了連絡，放了一陣之後，立刻形勢好轉。陸軍的指揮官員命上校通知白德爾司令，對於他們用海軍大砲幫助應戰，使得敵方的士氣立刻發生了很大的打擊，表示很深切的感謝。

又過了一天，馬克斯號上的船員們遇到一件非常光火的事情，因爲在護衛自己一方的運輸船的時候，忽然有敵方的潛水艇出現了。司令連忙叫瞭望員用望遠鏡朝船的右邊加以密切注意的觀察，但是望遠鏡雖然看到了它，不多久後，它却沉下海中逃避掉了，他們因爲有着許多大輪船要護送，所以只能放棄追捕的念頭，但是這些水手們對於敵方潛艇這種乖巧的舉動，却忿怒極了。不過他們沒有辦法，只能仍舊沿着原來的航綫，進行着護送貨輪的任務。

但是在下一天的當中，却又發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在馬克斯號又運輸着幾隊步兵朝北

航行，在半夜裏正開進一個灰色籠罩着的海灣中的時候，白德爾司令在艦橋上忽然低聲的喊着：「大家靜下來，大家靜下來，不要做聲！」立刻大家寂靜下來，只有浪花打着狹長船身的聲音，蕩漾在耳際。這時船漸漸的駛入礁石的中間，以避免被對方發覺，船上的水手們只覺得天空忽然地變狹了。有一個人在甲板上低聲的說：「啊！此地好不狹啊！」立刻有人報告司令：

「報告司令，船的二旁都有五百呎高的礁石，只離開船五十呎遠。」

「弟兄們，不要緊，不要緊，我們當心一點開過去好了。」白德爾上尉非常鎮靜地說着，現在他的望遠鏡一直沒有離開過他的眼睛。

「那邊——那邊——一隻船的影子。」又來了一個低聲的報告。「那裏？——喔，看到了。」在離着這隻掃雷艇不遠的礁石旁邊正有着一隻船停泊着。但是這一隻船到底是什麼船呢？

「照探照燈！」司令立刻喊了起來，立即一道光芒逼人的金蛇一直朝着那邊礁石向前鑽去。在這打破灰色的黑暗的強烈光線下，立刻被他們望見那個黑影正是一隻敵方的小汽艇。

「朝前開過去！」司令又在甲板上下着命令，機器立刻發動，馬克斯號像箭一般的迅速開過去了。

「哈，這些騙子不知在那裏做些什麼呢！」搭乘在這一艘掃雷艇上的陸軍指揮這樣奇怪的說着。「船長先生，這些騙子總是永遠這樣不够聰明的。」

各個德國的水手都用着驚奇的目光在探照燈的光芒下望着下列的一幕活劇：在探照燈的光綫還沒有照滿那隻敵方的汽艇的時候，已經有四個敵兵很快的爬出了船跳到海中，游泳到岸上去，不多一刻，他們就逃得看不見了，那隻汽艇却在海邊孤另另地打着轉，這當然是一件小小的雅緻戰利品了。

「這輩人真是可惡！必定又在這兒做什麼壞事情了。」司令想像着說。他的話一些也不錯，因為當他們搜查那意外的收獲時，在他們很驚奇的眼簾下發現了一大堆的火藥和炸彈，水雷，地圖，以及其他各種軍用品等。

「這倒是一次很不錯的收獲啊！」船上的軍醫很快樂的說着，「可惜沒有捉住這班傢伙，否則還要好呢！是不是？」

X

X

X

X

「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現在又好像有一些忿怒的情緒了。」一個旗手在吃過早飯以後這樣說着，接着一聲長歎，臉上有着從來沒有過的憂慮氣色。「這種愚蠢的感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爲何忿怒？」司令問道。「小弟兄啊，把頭抬起來，不要把褲子掛在宮燈上呀！」

「是，司令，剛才我不過覺得有些——」

「真是滑稽！」白德爾上尉這樣想着。「這些年青的人們總是這樣！」但是不久他對於這個旗手可笑的感覺也就忘懷，因爲他的注意力又移到開往烏爾維克地方去的航綫中了。當然這樣一來，又可以使他們有些事情可以做。

在他們開進港口的時候，他們發現了一隻沉沒的大船所附帶的二隻輕快的小汽船，從那隻半沉沒的大船船身上面，還可以看到漆着的船名「非洲」二個大字。因爲挪威的船員們將放水的開關故意地開着，德國的水手們雖是很辛勞地想把它重行關閉，但是沒有成功，海水仍舊汨汨地流進船體。

「混帳，可惡之極。」馬克斯號的艦橋上突然的發生了一陣怒吼聲。「這些可惡的敵兵竟從岸邊教堂中對我們開火了。」

他們當然是氣極了。的確，在岸上每一個屋角和巷頭以及教堂中，都在朝着那隻沉沒大船上工作的德國人以及馬克斯號上的水手們開火。並且他們還發現從汽艇上逃回岸去正在海中遊泳的挪威兵也在對着他們射擊了，他們的攻擊確是相當厲害。

這種無恥的襲擊當然應該報復，馬克斯號立即實施它的防衛措置。掃雷艇上的五生的和

十生的口徑的大砲一齊向着岸上的敵軍怒吼着，砲身中不斷的發出一道一道的火光，沒有一發砲彈不打下岸上的目標，城的左邊和右邊一座一座房屋都變成了頹垣斷壁了，到處有火舌升着，烏爾維克真變成一座火海了。只有那高聳的教堂，還是巍然獨存地留着，這是開砲的德國兵們爲了宗教的關係特意保存它的。

這天馬克斯號爲了這事因此下了一天的半旗。在這一次戰事，船上的水手有二個人陣亡，另外有十一個受傷，由軍醫悉心的醫治着。

經過了這許多次的經歷，馬克斯號的機器可以說是已經用够了。上面的海軍指揮決定使他們休息幾天，一方面機器也可以修理修理。

因此在斯太望格的港中，這隻深灰色的掃雷艇足足停了一個禮拜。司令和各個工作人員決定趁此機會好好地睡一覺。此外還有一件事可以說一說，就是當地的日報從船上一個軍官的陳述，登了一篇以前經歷的記述，傳誦一時，一紙風行。

他們終於好好地睡了一覺，但是僅僅過了一天，那知司令喜動的癮又發作了。他說：「船雖則不動，我們也可以找點事情做做呀！」——於是他坐了一隻飛機，沿着挪威西方的海岸飛來飛去，想找一點戰利品，並且在飛行的當兒，也可以預定一些下一次馬克斯號航行時的工作計劃。

休息對於這位司令是永遠不需要的。他在完成了飛行的計劃以後，又預備好了幾隻小船，準備和幾個朋友一起到內港中去遊歷。在一個風和日暖的五月中的一天早晨，他帶了十個人和一架機關槍，乘了一隻渡船決定從斯太望格港開到一條狹小而冷靜的小河裏去。他們又在一個地方找到了二隻華麗的快艇，這二隻快艇好像本來是用來專作碼頭上接客擺渡用的，當然用作遊歷，是最好也沒有的了。他們把它們拖在渡船的船尾，一起向前出發。

一二個鐘頭以後，他們已經在那條小河中航行了。他們穿過了密佈着的礁石中間的一條極狹的航綫，又駛過了只有二米深的水面，白德爾司令親自搖着舵，大約行了一個鐘頭，才把航程走完了。他們到達的一個小城，大部份的居民都是些挪威的漁夫們。這些居民看到德國人好像自天飛降的來到，覺得非常奇怪。司令會見了當地的市長後不久，這二隻白色的快艇又繫在他們的渡船後面，重新經過了狹長的航綫，開出了這港。

他們不時很小心地望望天空，有沒有敵方的飛機飛來。但是天空一碧無涯，一些東西也沒有，只有船上的德國旗幟，臨空招展着。一直到了夜裏，這隻渡船和它的二隻戰利品才駛近了馬克斯號，大家都不禁高聲歡呼慶祝，因為在短短的休養時期中，居然亦作了這樣一次小小的冒險事業。

x

x

x

x

以上所寫的都是從德國掃雷艇上的戰事日記中一小段一短節地摘落下來的。一二個星期是已經過去了，馬克斯號又開始了它的掃雷工作，一直開到北方去服務了。當然沒有一個港灣會被他們遺漏掉的……

到底有這麼偉大的一天來了。海軍部長出現在他們的甲板上，授給白德爾司令一個一等鐵十字勳章，各個船員也各得了一個二等鐵十字勳章。他們雖然得到了勳章，當然以後更要再接再厲地進行他們的工作。在馬克斯號上是從來不知有「休息」二個字的呀……

現在我們又從無綫電裏聽到白德爾司令得了騎士勳章，那能不說是一件可以歌頌的事呢？水手們大大地慶賀起來了。

我的眼中，好像很清楚地看見白德爾司令站在我的面前，說着：「啊！親愛的先生，若是沒有事，我們該找點工作做做呀！我們應該爲我們所得的軍餉找點事做做呀！——且不要把褲子掛在宮燈上呀！」

現在呢，他，這個白德爾上尉又佩上了騎士勳章了。上帝當然很明白他確實立了不少功勞了。

九 輔助巡洋艦剿襲記

德國艦隊在上次大戰裏，所表現的戰鬥精神，在這次大戰裏，也同樣地顯現出他們的忠勇果敢，堅毅不拔。爲了德國，願意犧牲一切，就是犧牲他們的身體生命，也所不惜。無論在潛水艇裏，或者在各式各樣大小的海洋戰艦裏，他們對英美作戰，時常表現出他們的特殊功績。大西洋裏，更是德國艦隊，剿襲工作最活躍的所在。就是在太平洋和南大西洋裏，也莫不有他們的蹤跡。

輔助巡洋艦，是用商船改造而成的輕便戰艦。艦上也裝有大砲和機關槍。艦上的兵器，足夠和敵方的輔助巡洋艦或其他裝有兵器戒備的商船，舉行襲擊。但是這種輔助巡洋艦，時常易被敵方戰艦所擊沉，所以輔助巡洋艦，在可能範圍內，應儘量避免和敵方戰艦作正面衝突。因爲他們的任務，並不是和敵艦去作戰，而是去攪亂敵方的商船航運。因爲這種輔助巡洋艦，遇到敵方備具優越武器的戰艦，易被擊沉的緣故，所以在這種艦上担任任務的官長和士兵，必須具有高尚軍人的道德和勇氣。

德國的輔助巡洋艦，用以攻擊英美運輸船隻，把他們的接濟軍用品運輸航線，予以重大

打擊。我們要知道輔助巡洋艦所收獲的剽襲效果怎樣偉大，擊毀敵方的船隻噸位怎樣多，這裏讓我們來把德國的那艘輔助巡洋艦「韜爾號」(Thor) 最近二年在太平洋和太平洋裏所舉行的剽襲戰爭事略，介紹給諸位讀者。

這艘巡洋艦上的艦長，名叫于德·貢勃立希(Guenther Gumblich)。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三日至七月廿四日短短的四個月內，一共擊沉或捕獲了敵船十萬餘噸，他擊沉英國船三艘，替英國担任運輸的希臘船和挪威船各一艘。最近又在太平洋裏捕獲澳大利船一艘和挪威船兩艘，把他們帶往日本。

下面是「韜爾號」艦長貢勃立希的簡單報告：

「我們所盼望了好久的一天，果然到了。當我們的巡洋艦往海裏開出去的時候，眼看着我們的故鄉埠頭漸漸地在地平線上隱沒不見了。十一個月以後，我們方始重復看到大陸。我們這次出去的任務，是赴南太平洋去剽襲敵方的商船，儘量設法去毀滅那些敵方有關生命和有關前線作戰的物資運輸。因為我們作戰力的單薄，和我們行蹤的飄泊無定，所以我們應當儘量設法避免和敵方的戰艦相遇。巡洋艦的開出去，能迫使敵方對於他們的供給運輸路線，加緊戒備，把戰艦儘量分配到各個海洋裏去，担任防護工作，因而分散他們的海軍力量而削弱他們的作戰主力。這是輔助巡洋艦的直接效果。艦上的指揮官，必須有冷靜的頭腦，機警

的感覺，以及果敢的決斷能力和自信力，並能很忍耐地等候着，一些不暴躁，方可避免自身被敵方所襲擊和追逐，而一面能包抄敵人的商船。尤以忍耐的等待，比向敵方前進，更困難得多。

「我們的巡洋艦，起初在大西洋北部往來巡弋，儘量避免敵方的視線。一面我們時刻準備着利用時間去攻擊敵船。我們並不感覺到寂寞和煩悶。一部份的士兵，日夜在瞭望，不斷地偵察。我們和故鄉，時常用電報通訊，保持着聯絡。我們天天很緊張地等待着我們第一次成績的來臨。我們在大西洋北部，只遇到四艘敵艦，奉令迴避他們，所以看來那邊好像並沒有許多航運。在七月一日的那天吧，船上的水手突然報告，說他們在瞭望塔尖頂上，看到地平線上遠遠地有一艘敵船，正迎面駛來。我們的船已到達了封鎖界線，只能停留着，不再前進了。大家很緊張地登上戰堡。我們還辨別不清，前面的那艘是戰艦呢，還是商船。所以我們只有嚴陣以待，靜候事實的發展。來的如果是一艘商船，那麼我們必須開足馬力，去和他對碰一下。如果那艘商船預先知道了躲避，那麼我們是否還能予他襲擊，確又是一個問題。如果來的是一艘戰艦，那麼我們只有逃避。所以艦長便應立刻決定了，他應冷靜地，虛心地考慮，並且把他的全部生命，委托給命運之神。說時遲，那時快，那艘汽船，裝得滿滿地，正在前面行駛，已到我們相近處所了，看上去像一艘荷蘭船樣子。我們放了一聲汽笛的信號

，開了一聲空槍，這艘荷蘭船便停止行駛了。我們的檢查長，便上前去檢查。這是中午時候，但是我們須等待着午餐，還不得就吃呢。不久那檢查長報告，說這艘貨船是替英國運貨的，船上載着約摸有一萬噸的貨物。我因為覺得這艘船上所載的都是貴重貨物而帶着巨量的汽油，所以我便立刻決定把那艘船送往我們的故鄉去，以便利用。我便下令，吩咐他們去立刻準備一切，實行接收這艘貨船。在下午七點鐘光景，我們便已完成了我們的任務，一切如願以償。『韜爾號』上的幾個士兵帶着那艘貨船，安然駛返故鄉去了。『韜爾號』還是繼續向南駛去。沿路上我們連一按二地擊沉好幾艘滿載貨物的英國船隻。其中有幾艘是裝着兵器，戒備着的。然而他們的大砲被我們的砲火所克服了。我們船上的俘虜艙裏立刻載滿了一百九十五個外國水手。

「七月二十八日的那天，我們遇到了一艘英國的輔助巡洋艦阿爾刊太拉 (Alcantara)。這艘英艦，非但比我們的『韜爾號』來得大，他的載重量是二萬二千二百噸，並且他的速度和戒備也比我們的來得強。因為我們不及躲避了，所以我們便不得不立刻和他發生戰鬥。幸而我們船上各部份的工作，都能聯絡一致，而所發砲彈，都能命中，所以結果竟把這艘巨大的英國艦擊燬了。我們船上的戰鬥力，有一回因被二個敵彈的命中而幾乎不能繼續攻擊。接着我們的隊伍裏，確能予敵以更多的創傷，而那艘阿爾刊太拉巡洋艦，受了重傷，逃往里

奧熱內盧去，在那裏經過十二小時的修理，方能恢復行駛。像這件事，我們本來也可以繼續和他們作戰，繼續射擊他，使他完全毀壞，然而我們如果和他繼續作戰下去，我們也有被他擊毀的危險，所以我以爲我們如能避走的時候，還是趕緊迴避他駛，保全我們的實力，以便繼續去對付其他商船。

我們的這艘巡洋艦是這樣地忠勇工作着，其他的德國輔助巡洋艦也莫不如此。每艘巡洋艦都能完成他的任務，攪亂和毀壞敵方供給運輸船隻，協助我們的作戰部隊，達到最後的勝利。

最新新書

現代戰爭術	三十元
降落傘下	七元
潛水艇	七元
關於科學	八元
日耳曼婦女	七元
飛機	十元
德意志時人傳	十二元
德意志一瞥	十五元
軍艦	十七元
太平洋地圖	十五元
墨索里尼被難記	五元

戰事知識叢書之四

軍艦

定價每冊十七元

編譯者 趙璧 歸心

出版者 國民圖書編譯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經售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光明書局

兄弟圖書公司

永祥印書館

五洲書報社

全國各大書局

